

表

進文章

舉薦

進祥瑞

雜進奉

上禮食

邊防 屯田倉收附

刑法

諫畋獵遊宴

文苑英華

六百十一至六百二十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一

表五十九

進文章二

進千秋金鏡錄表一首 進王維集表一首

進寶應長寧樂表一首 進元和聖德詩表一首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一首 進平淮夷雅篇表一首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一首

代百寮進農書表一首

爲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鴈歌表一首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一首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一首

舉薦

薦鮑幾表一首 薦顧協表一首

爲宇文戶部薦隱淪表一首 自舉表一首

責躬薦第表一首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一首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一首

進文章

進千秋金鏡錄表 玄宗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

臣九齡言臣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  
 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為集作謂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妍  
 媸則觀集作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  
 於內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  
 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  
 固不假於事鑒然天覆集作覆戴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  
 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鑒十章分為五卷  
 名曰千秋金鏡錄雖間見褊淺所識集作擇不深至於區區

効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進王維集表 代宗

王縉 附見王維集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旨集作亡應是王維文賦並仰

錄寫進上者十三字集作令臣進亡恩命忽臨以驚以喜

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集作當官

堅正秉操孤貞集作直縱居要劇不忘清淨集作靜實見時輩

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

為文未曾廢筆集作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

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集作奉進曲

承天鑒下訪遺文蒐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窆沒而不朽成

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縉誠

惶誠懼集作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寶應長寧樂表 代宗

張謂

臣某言臣聞理定制禮功成作樂古先哲王不易之典伏  
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續堯立極繼武承天神授五  
兵聖包七德頃歲自王師登將壇祇奉廟謀龔行天罰卷  
舒龍豹指麾而復洽陰陽誅翦鯨鯢顧眄而竝收河朔九  
鼎還重三光益明趙魏小康周秦大定伏見所部寄住客  
前梨園供奉官梁州充義府果毅劉日進新造寶應等凡  
十八曲其調合雅其聲用宮以歌盡言以舞盡意夫雅者  
三代之樂貴之則鄭衛不行宮者五音之名用之則角徵  
咸叙興亡理亂實繫於茲昔王令言聽安公子失宮聲知  
隋氏禍敗非久今臣見寶應樂用宮調知皇家運祚無疆  
故製造其詞發揮成曲庶登樂府上達天朝謹附前梨園  
供奉官某進表以聞

進元和聖德詩表

集以此表為元和聖德詩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文姦  
臣朝廷清明無有欺弊集作弊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  
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  
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  
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况其職業又  
在以經籍教道國子誠宜率先作詩以稱述集作道盛德  
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効為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  
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  
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謹冒昧塵獻無任惶  
悚之至集無此十一字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憲宗前人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集作以叔復淮西羣臣請  
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鎮倒非其所任  
為愧為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君

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  
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

煌煌楊一作穆充滿天地其戴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  
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

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  
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

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  
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

太平剗剗羣姦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實頌然而淮西  
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

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蜀本作森儒宗文師磊落相

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  
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

知最為淺陋顧貪恩侍集作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  
次乾坤遂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

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錄封進無任慙惶  
怖懼集作慙之至

進平淮夷雅篇表憲宗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遘尚書賤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  
伏惟眷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

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  
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

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

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  
土則崧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  
漢常武鏗錡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  
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  
已集作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  
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稜然不勝憤踊集作伏以  
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集作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  
死再拜以獻無任兢懼之至臣某誠恐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憲宗 呂溫

臣某言臣聞惟春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  
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  
集作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

順道德之要

集作

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

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

言於蕪蔓亡要旨於多岐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

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

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釋鎮定皇極耀集作光時雍道

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

奉明文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

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

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以其楚

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玄首雖

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偕集作遇竊以德之匪隣骨

肉無應道苟訢合英華作道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

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

之恨臣官忝國學非思出位以集作道為家寶罪實欺 天謹  
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閣門奉進伏候聖旨輕黷宸嚴寬  
矣飛越無任

代百寮進農書表 憲宗

前人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  
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剛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 中謝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子圓立可以致誠未足以勸農 集作勸  
躬秉耒耜籍田於 集作于 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  
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行 集作變 之  
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弘我  
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眷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  
慈儉捐金而寶穀菲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  
任土潔粢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

於郊歌嘉瑞繼書

集作光

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求圖每

至獻歲戴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祥經  
始歲功導揚生德微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  
清親覽奧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聆人情見  
梓草垆土之艱知寒耕熟耘之苦心感念則畝昭蘇一  
歎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  
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  
益九扈孔修賀生靈於富庶謹繕寫前件書凡十二篇共  
成三卷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獻以聞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鴈歌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某月日臨御某殿射飛鴈一隻應  
弦而落觀動宮闈武暢環衛 中謝 臣家世為將揚聲朔野  
孤矢之事少嘗習焉每張侯為鵠注鏃而釋期於必中十

不一二今則禽飛於青冥之際箭發于倏忽之間一聲劈  
雲雙翼墜地此皆神授審固靈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  
威也臣才質無取蒙恩深厚脫劍免宵之餘輒思撰射鴈  
歌一章隨此上獻誠不敢繼抗墜列風雜姑以抒下情宣  
上德附於大武之末而登歌焉無任歡抃怔營之至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宣宗杜牧

臣某言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  
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  
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載集作年言念疲羸常患  
文苑英華作為國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  
去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  
灌溉種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理邵父杜母之恩授之於  
丹未足為此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

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  
疲人及於猶吏緬韋丹所集作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  
特與彰揚創為碑紀是宜使內署學士西掖詞臣振發雄  
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為鄙蕪集作西明命忽臨牢讓無  
路俯仰慙懼神靈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  
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理之切事必直  
書詞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集作勅彰明人  
人曉會但率誠樸不進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  
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人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  
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錢珣

臣某言臣聞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通而若啓源流詩作  
而自合律呂伏以陛下道惟恭默稟在文思求圖欲漸於

無爲春覽且明於多暇因臨丹壑遂躡金繩喜物象之澄  
清假詠歌而放曠聲傳天籟韻合霜鍾篇殊黃竹之名辭  
掩白雲之美臣等逢時竊位敢竝韋平應詔屬詞文非顏  
謝徒偶昭融之運獲聞雅正之音傾聽不知愧延陵之季  
子試吹必濫比南郭之先生但思參列輔臣安敢首違聖  
旨輒同擊壤仰和貫珠誠懷鄭衛之慙但感宮商之說星  
辰自轉難參旭日之光輦鼓空鳴莫續春雷之響其奉和  
御製五言七言詩二首謹錄進上塵黷聖鑒臣無任稽首  
惶越之至

舉薦

薦鮑幾

梁書作  
機下同表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敷疇咨熙載髦俊所  
以竝作斯固殷殷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

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  
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  
賁於立園韋穀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  
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  
者焉臣誠一作識愧知才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  
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  
年五十有七字景玄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  
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庶平雅志弘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  
三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  
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  
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  
昔丁隈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爲郡薦袁奐之篤學栢  
範驅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愧

前脩輕塵聽覽伏待斧鉞謹奉表

薦顧協表

梁湘東王

即元帝也未為帝時封

臣聞貢王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專一作字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家一作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貶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伯一作愉薦之疑當作續按晉書韓伯傳孔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盡二臣協實無慙兩士

為宇文戶部薦隱淪表

樊衡

臣某言臣將使之辰特奉天旨念及遺逸委臣明啟兼恤屢空令臣賙給臣謹依制命宣布遐邇承風籍一作籍響隱淪皆出考其精尤所得如右伏惟陛下恢徵士之典飾蒲車之儀一作義昭示海內令知聖朝有寵賢之盛臣之報國志願畢矣孰知多士盈朝四門已集微臣所奏不動聖衷誠願陛下留意才難願求邦本山高惟積不厭高深芻蕘有裨伏希裁擇臣無任懇迫之至

自舉表

蘇源明

草莽臣某言臣實陋微素乏才業將遂長往守此無用天鑒孔明澤覃幽僻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詣闕自舉不次之私無限於物豈伊庸菲所當膺荷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密旒宸德孚天地忝在草木幸均雷雨朝夕微命虛受臣生偃卧窮藪詎知帝力展義介立肆覲羣后得列

庶人之間不在役夫之上王者能事邦家烈光耳未前聞  
目所畢覩載懷涵育無荅造化孰謂聖恩曲貸巖崕顧慙  
庸近何階對啟臣聞明主臨下也務求才以自輔量能以  
自進臣才非令聞譽寂鄉黨志尚庸寡理絕聞知縣令臣  
抑國狀臣於編戶之中刺史臣抑絳論臣以明制之意且  
臣山東一布衣耳在昇平之時徵求之日非自察者難審  
其可苟欲避嚴令發困蒙心靈震越寢寐驚悸無任承恩  
喜躍之至

責躬薦弟表

肅宗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壽集作能  
幾何久竊天官每兢集作慙尸素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  
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懦愚集作愚弱託病彼囚不賜  
疵瑕累遷首閣集作閣昭洗罪累免負惡名在於微臣

百生萬死

集作是

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

出家修道及奉聖主伏戀仁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

止足尚忝替裾昔

集作始

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

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為政本

源非敢論議他人竊見

二字集作竊以兄弟自此

臣弟蜀州刺史縉太

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

且命

臣迪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効

集作歷

任所在著聲臣

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狀

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優恤

集作憂憐

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

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

行不尚人植性謙和執心平坦

集作直

臣無度量實自空踈

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五短第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為

政顧臣謬官華胄而弟遠守州方外愧其集作妨賢內慙此  
義痛心疾首以日爲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闐然孤  
獨迴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  
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  
削臣官放歸田里賜第散職令在朝行集作廷臣當苦行齋  
心第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殞越爲期蔡藿之心庶  
知向日大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爲王戶部薦李諒表

德宗

柳宗元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多集作大方擇善而舉明主  
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集作深  
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理  
化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  
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一作幹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

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一作去某月日  
荆南奏官勅下今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  
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意他日公卿  
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綏蔽賢之罰無  
任誠懇屏營之至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

一作嚴

自代表

德宗李舟

臣某言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  
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  
直躬激俗潔廉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已來職役繁重江  
淮百姓多有流亡張嚴在任三奪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  
至免官在理可容原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已來距今  
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臣無政能坐待顛躓使嚴代處  
必有成功伏望天恩遂臣誠請無任悃款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表六十

進祥瑞

齊王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蒼烏表一首

齊王進赤雀表一首

為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一首

為司農卿宗晉卿進赤鬣山鵲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進拍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蒙賜馬疋表一首

為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楸表一首

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一首 為留守奏羊乳麀表一首

為留守奏嘉禾表一首 進闕羊表一首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一首

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一首

進文馬表一首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一首

廬州進嘉禾表一首

進異馬駒表一首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一首

齊王進白兔表

庾信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虜入貢伏惟  
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  
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綬邊  
鄙轅門所屆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  
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與頌效異披圖尊敬之  
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東略瑞以素質彌  
雄西氣庶稟承廟筭方事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  
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鳥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闡霸圖下建章之鵠

一作鶴  
通用

猶調和氣況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哺之心實貴

能仁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一作刑於四海攝提

從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一作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

蒼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西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

於州射堂內見一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

轉司風之翼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

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

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齊王進赤雀表

前人

臣某言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一作鶴下猶明

漢德當今天不受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

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

海水無波天星一作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

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村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吐於鄠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一作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爲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右武李嶠

臣某言臣聞五氣殊方元龜列於玄武四靈異禀神蔡遊於紫泉用能藏往知來發祥祚聖大禹之求終天祿文薦九疇隆姬之乃命帝庭兆成三吉求言秘寶錄存繡簡伏惟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蘊靈沙劫屈道椿樞推正覺而御尋倫弘大悲而撫群俗雲行雨施之澤下漏三泉春生夏

長之仁曲成萬物恩洎草木惠覃飛走天澤感氣而延和神靈應德而呈瑞伏見所部錢塘縣人聶幹於市內水中獲毛龜一枚修尾長頭玄甲綠毳名掩於楚宗狀竒於靈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詎能齊其詭異伏叢菁而自久下芳蓮而暫出美兼曠代休踰羣祉謹按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澤湛漬漁獵從時則靈龜出禮舍文嘉曰內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靈龜陛下解網收畧弘天地之德創制改物窮帝王之能事宜其膺受一冥貺克享珍符且益有十朋表賢才之入用壽踰千祀彰聖曆之無疆嘉祉不召而自臻乾象無祈一作而潛應臣謬當重寄親奉洪休靈異爰臻既駭於常觀抃舞胥屬實兼於恒品無任慶躍之至

爲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鵠表 前人

臣晋卿言昨於宿羽亭子園內捉得赤嘴山鵲一枚其鳥  
有三足中足有五指近人相託爪上有毛儀觀非常精彩  
特異雖貌在禽類而名高羽族鮮毛孕碧勁嘴含丹三足  
呈休與黔鳥而此孝五指為瑞共白麟而同德填河未足  
方其美繞樹無以儼其珍故使綠衣翠襟羞言辯惠藻翰  
錦臆憚稱奇偉將明天子之德遂入虞人之羅自非春感  
潛通禎符顯應豈能使殊祥畢湊異物咸臻曠千古而難  
逢超百王而獨異臣謬忝簪笏忝列葭莩抃躍之情實倍  
恒品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其山鵲謹隨表同進  
為鳳閣李侍郎進瑞牛一頭額上有萬字  
一作牛一頭額上有萬字  
蒙賜馬一疋表  
前人

臣某言臣昨輕率愚陋進瑞牛一頭今蒙恩賜良馬一疋  
伏惟陛下道超萬古化穆三神故得天壤薦成幽明歸奉  
植物動類變形質而呈休羽族毛羣革音容而表貺萬為  
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物者粹文煥炳於純尚之畜斯乃  
自天靈命曠代殊祥實上聖之元符在微臣而何力猥蒙  
宸獎曲被皇慈移臧沒於帝閣降權奇於御阜漢宮流赭  
遂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一作整室豈直衣冠同美  
固亦妻子相驚臣亦何人冒斯殊寵惟當附茲驥尾希自  
勵於疲駑託此龍媒庶長承於驅策無任悚戴之至謹奉  
表陳謝以聞

為鳳閣侍郎李元素進冬堪表 前人

臣某言聞京兆萬年縣大寧坊宅內有桑樹一株暮秋生  
子初冬堪熟今謹取得專輒奉進伏惟陛下惠覃區寓仁  
洎草木故得神蠶之樹發秀於寒露之辰帝文之林結實  
於繁霜之下出於萬年之界彰一人萬歲之符生自大寧

之坊表羣生大安之慶鳩鴉已華見夷貊之懷音絲蠶行  
豐知府藏之逾實殊禎荐委絕既仍臻凡在含生孰不欣  
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留守作奏慶山醴泉表 武后 張說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監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  
知綿代曠曆慶誥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集作應  
之瑞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  
欽若玄象弘濟蒼吐茂功將大造混成絕化與陽和俱扇  
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  
搖風紀月之草列時於階厨儀簫銜籙之禽相鳴於戶閣  
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玄德之潛通顯黃祇之  
昭報臣去集作於六月二十五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  
去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司

戶

集作戶曹

參軍孫履直對山側

集作中

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

地湧

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青如

雲

集作晴無雲

異雷雨

集作雲團

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歛兩隆

崇巍然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知太一

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

浦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於軒后

均愈疾於漢代臣謹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

臣又按白武通曰醴泉者美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京師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涌潛潭集作潭字

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推之六

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智土為

信集作仁

水伏於土臣之道也水相於金子之佐也今土以

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回母王君尊良臣善相

仁化智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為鎮國集作鎮水實

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契集作景福

實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求無疆之壽自求昌之後迄

于集作於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並必疏

英華作甘羣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今古集作曾無擬議信

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貴億齡愉衍萬宇臣辱司京

尹忝寄留臺牧西土集作之疲人荷東蕃之餘寵游泳鴻

露集作震棟明神禧祉有歸集作神禧嘉集作光啓茲部喜觀

殊觀實百恒流踊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頒示

朝廷無任見葆之至謹遣某官進圖奉進

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監集作不昧必

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

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

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日集作得所部萬

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殺牝羊乳麀麀一頭狎

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集作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

無前例臣聞異物集作類集作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

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辯歡心百獸之庭曠俗懷音

稽首三朝集作額集作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

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彘天鏡顯代康之文援此比蹤

實為同貫况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

禾之餘穗羊禎甚玉麀慶踰集作如集作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

福應之盛今集作前集作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集作

躍集作之至兼倍恒流謹羞某官奉表隨進

為留守奏嘉禾表武后

前人

前人

臣某言臣聞天聽自人神和在德代非乏瑞罕遇開集作交

泰之期福不虛徵必俟休明之主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

帝陛下仁復萬靈孝理四海功莫集作高高於尊祖道莫大

於配天嚴備郊禋崇肅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恩

集作化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先於帝籍役不紊集作專於農

時嘉氣橫游集作浮祥風紛灑騰文煒色九光連合於貞明

逸輩殊倫集作輩百寶駢滋於動植臣今日奉進旨集作止

告望鳳臺慶山醴泉之瑞其日於山陵東集作三東山栢城內

得嘉禾一本臣初見衆苗巨壟香穎垂秋嘉玩集作既繁滋

欲觀成集作稔粒左右無識折以呈臣異其綠葉綏舒葱芒

壁秀熟視竒狀乃知嘉祥下則異畝合莖上又同連集作延

雙穗昔雍熙之代政理集作理之君雖導出應時而生不擇

地未有託根神域彰孝德之能深吐秀壽宮助棗盛之豐

繁此蓋睿誠通感靈集作天祐降祥中古以來未睹斯美臣

籍慶宗枝又沐星潢之潤躬持瑞穎預奉天保之符抃悅之

誠倍兼恒品

進鬪羊表

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

生越雋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

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遁材獸

不藏伎如蒙劾竒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躡躅

以奮擊跌古文切疾也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

賭勝濺血爭雄敢教見而衝冠鷲恨聞而擊節冀將少助

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鬪不

解立有死者所賴一作願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

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洵謹詣金闕舊唐書作明門陳進輕

冒宸嚴伏深戰越

為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玄宗

蕭穎士

臣某言臣聞郊祀盡敬粢盛豐潔則天降休祉地生靈芝  
大哉斯一元和正氣有感而昭敷者爾右先哲后所由盡  
心臣本郡道學講堂中梁有芝英產見六莖共本正向堂  
門素色純淨流輝棟宇臣遐考曩曆旁窺瑞謀多矣至若  
神爵九枝青龍三幹菌蠢池籞歲蕤旬服猶復登諸宗廟  
被以頌聲又况極道德之至精鑠玄元之景命超漢軼魏  
光圖掩謀之秘瑞伏惟開元天寶聖之神武皇帝陛下大  
孝尊先玄功兆物矣清宮於郡國驅赤縣於仁壽天弗遠  
而寶曆重昌瑞有荅而金莖一作特秀觀其審曲面勢負  
陰抱陽當九月而生聿符陽數挺六莖之表遙叶樂章昭  
聖祚於天長返皇風於古始加之冰霰奪色緇塵不染迎

曉日而相鮮與秋雲

一作空

而共潔雖復晨敷者五競爽於

丹田歲秀者三耀榮於玄圃以茲視彼奚其瑣碎臣姓忝

宗枝任叨藩首

一作守

揚吹萬之化預稟陶鈞聳倍百之情

寧忘肺腑

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

玄宗前人

臣某言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玄化有助嘉祥必臻

故升中于天而四靈

一作靈

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

之瑞王霸以降遼哉夏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邇郊敷

威夷簡牒與時而升降者亦徃徃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

粹闡祖宗之休命俛視千戴潛通百靈允符秘祉若今之

盛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自衷神有契而斯

輔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繫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玄

言

一作元

焯叙千秋表節則緣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

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玄元皇帝座隅有毛龜出見翠一作羣毫金介爍日霏煙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于茲休徵委集萬方幸甚手舞足蹈倍見怕情無任喜悅之至謹奉表以聞

進文馬表

李邕

臣某言臣聞禽獸殊祥卉木奇狀自古者國也必有應焉伏惟陛下德合天地道通聖明天物所以來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獸主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君文者即一作降曾是上叶尊號下報太平也觀夫豹蔚騰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戴耳目所未聞即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抃躍欣慶之至謹遣某官馳表奉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為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舟

臣某言以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謝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鼠一素毛毳然淨若冰雪體貌閑暇異於其倫臣為一作謂白者少陰之色也鼠者陰姦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動之質穴社穿墉之姿而乃稟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性之瑞西戎授首之符臣某中謝臣又聞白武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勇於武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之曰用之則如武不用則如鼠則武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愚以為天之意者又以鼠警陛下耳夫犬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之時則雖強如武將弱如鼠矣陛下若臨之失律防之後以時則雖弱如鼠將強如武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下鑒上天之炯誠納微臣之芻詞考金行從革之儀徵武鼠強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况復蠢耳犬戎

乎無任

廬州進嘉禾表

符載

臣某言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毋喪廬墓  
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  
穗一本五穗即時差錄事參軍朱寧丁寧考驗事狀明白  
臣聞感天地者存乎誠通神明者極於孝蘊而為精粹發  
而為禎祥上立與之獻酬后土為之世露故使騰芳高隴  
擢穎清秋冠九穀之英英增大田之藹藹此皆陛下聖德  
茂鴻化洽名教立風俗厚生人之內有淳孝靈瑞之下有  
嘉禾邁風烈於前王煥丹青於唐史不然何幽贊立答其  
若是乎臣猥以鈍劣祇守風土宣陛下之恩澤撫陛下之  
庶甿觀茲盛美光榮耳目不勝歡抃踊躍之至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  
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一作生馬羣內異駒一疋白駒

父馬晝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毋取到

太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鬃色駝頭跌額紅臍肉駿尾上

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枚四蹄青兩眼黑續

得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羣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臣

某中謝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

以武籍其威文榮其德謹案馬經云肋數十六者行千里

伏惟陛下握負圖之瑞惣服阜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

臣觀前件駒靈表挺特雄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

虬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一之玄貺自將到府便麗于宮

每飲以清池牧于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

來微雨新霽輒驤首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恒親省視專遣

柔馴儻駿骨峯生奇毛日就獲登華廐既備屬車遠齊飛  
兔之名上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  
秋中即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  
隨表上進伏乞聖恩宣付史館俾此丕烈垂于無窮臣無任  
為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表見六百四十一前  
二卷進貢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二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雜進奉

此卷英華所編失  
年代先後今正之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一首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一首

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一首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一首

代崔大夫進銅燈樹表一首 進佛像表一首

進渾儀表一首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一首

進畫松竹圖表一首

為信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一首

齊賓容進所賜馬表一首 修進繼天誕聖樂表一首

進嶺南正館市舶使院圖表一首

上禮食

爲絳州刺史孔禎等上獻食表一首

爲納言姚璿等上禮食表一首

爲定王上禮食表一首

爲魏王賀賊師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食表一首

爲建安郡王獻食表一首 皇太子上食表一首

爲韋將軍請上禮食表一首

雜進奉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則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立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見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

章曆象奏董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因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製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倭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齋器奉表以聞

爲并州長史張仁直進九鼎銘表

武后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群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

魑魅厥後嗣子昏回一作嗣罪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

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

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

睪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昭一作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

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日舉九鼎蓋

鈞藥淳熬滫瀡一作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

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銘臣竊見九州攸同迺

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

靈瑞也武輿建都所以光帝閑也禮日觀禪云亭一作所

以美升中也少陽戴青所以翼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

封植也淮都江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义一作鎮所以制

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

鴻休昭振方統度觀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

達一有有歌頌慚一作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

汗流其九鼎銘謹遣某官奉表以聞八字一作謹遣某官奉表

聞為僧履空進圖書古器物等表一作皆唐文粹閻立均

僧履空言履空幸沐國恩謬齒和衆雖居鄰壤志尚幽古

禮誦之餘每得披玩前件真迹書及圖書古物等積集既

久衆推奇異豈下僧蒙鄙之資所得自畜如將服用必是

保衛聖躬謹因括圖使臣某輒附進上奉表以聞塵黷旒

宸伏增戰灼之至

為蜀州刺史第八息進雲母粉表武后前

臣某言伏按雲母者千二百玉石之精也七十二氣霧之

英體華而光不為水毀不為火煨夫萬物之精者神氣所

會未有不化神而能長久者也是以服食者則翱翔自任

役使百靈臣肌性虛羸小嬰疾故務求攝理驗討方書品  
丹石之名微草物之氣前聖所錄粗知其體即味消邪厲  
力輔神年類非難得之珍價無兼金之重觸疾則愈莫若  
茲物伏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福德所符天作悠久  
豈假上藥方固南山然一日萬機或煩聖慮色力營衛一作是名  
必有相資臣從西山野人得其良者其色多白乃是一作  
雲液臣不揆拙昧輒採古仙要方量事施藝翦棄鹿麕類  
收賤輕英開潔清之所遠淹穢之迹浸以茅露兆以東流  
曠日彌時然後功就果得光潤融爛質理研微試之柔膚  
隨手化滅皆云所見未始相俾臣意其精殊儻涉靈秘豈  
以凡妄所敢養嘗謹詣朝堂敢冒死對進伏希陛下兼愛  
博物受其區區不以凡人忽棄神寶無任下情

代崔大夫進銅燈樹表

薛昇

臣伏見矣戈已來紊亂法度小有權位即爲僭奢殫物竭  
財務資嗜欲故俗無廉耻政有侵漁自陛下蕩穢滌瑕躬  
儉節用漸清遠邇靡然從風夫以京邑翼翼四方取則故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伏  
願陛下日慎一日使美化行乎萬邦夫先近以及遠自家  
而及國王文所以造周也臣竊以所造燈樹匠人計料用  
錢四萬貫道路運致又約一萬貫百姓辛苦將辦實難况  
揚州到上都三千餘里州縣所過人皆見之未審此物欲  
將何用若聖意別有所在即非愚臣合知或有因時施設  
夷夏共觀愚臣竊謂有力者愛而効之侈心又萌何可復  
制非抑奢從儉敦本塞末之道也昔漢文罷露臺之役晉  
武焚夏翟之裘豈徒惜一文之功愛十家之產焚而罷之  
蓋欲慎所好而使天下知所焚區矣書之青史千載美談今

陛下嚮明之理美事多矣宜便昭儉德以示四方不軌不物明王所慎臣叨居重位師長百寮心有所疑敢不間奏伏惟聖鑒裁擇臣某無任

進佛像表

張說

臣某言去年行塞至朔州思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趺刻題尊號集作諱彼州士女屢翻佛光臣懇思聖心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行荒塞極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據信知功遍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集作聖靈躬履危險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當思積德而興帝國系本艱難而成事業二句集作當思由積德而興帝而系本艱難而成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為百姓求福也陛下為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億同符祖宗夫惟興王必籍佐命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曰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人惟人歸于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効集作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

進渾儀表

玄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不集作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尊集作文繼集作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承集作恩旨更立渾儀臣等準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

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集作一日  
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  
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  
水本一作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望不  
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  
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鍾皆於櫃中各施輪  
軸鉤鍵交錯開鑠相持轉運運雖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  
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分至集作度分不能聽其時究天  
地之回幹集作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集作模旁獲  
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  
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懃懇之極謹隨表奉進以聞臣某  
誠惶誠懼

爲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

肅宗

獨孤及

臣某言臣仕於太上聖皇之朝早蒙寵秩位至剖竹任兼  
干城摩頂至踵皆聖皇所錫陛下又不以臣菲薄加臣憲  
威殊私降臨榮命重疊臣頃雖罄誠竭節竟未能夷凶靜  
難思所以仰酬天造緬邈無階以去年五月五日於淮陽鑄  
上件鏡欲獻之行在爲聖皇壽冀申犬馬之意臣子之心  
屬豺狼方熾道路艱阻懇願空積上達無由今宸極正  
而乾坤貞觀氛霧集作驚塵收而日月開朗當白露戒序之秋  
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遣某官某乙  
進上件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輒以愚懇上黷聖聰集作  
上續臣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馭  
天騁飛龍於國步臣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纖塵  
莫翳卽鑿長懸挂仙臺而如日之昇含品物而無私不照

而臣之肝膽亦庶呈於此輕瀆宸宸戰越交深臣無任

進畫松竹圖表 德宗四月十九日生于邵

臣某臣言伏以今月十九日累聖儲休之日陛下隆誕之辰  
聲教所加舟車所及固將駿奔大慶鼓舞升平瞻北極而  
効誠匝南山而獻壽臣輒率鄙思繪松竹圖一面并陳贊  
頌願躋聖祚伏貢闕庭臣某 謝中伏惟皇帝陛下嗣聖居業  
統天握圖奄宅九圍光承丕構玄元敷道須有發明高祖  
造邦義資慕大故得上天垂慶八葉驕輝誕神聖於正陽  
統清明於玄昊既徵下武將付中興非徒履迹之祥實叶  
繞樞之異况臣特受榮遇思効微誠撰獻珍奇則珪璋有  
可玷之理馳奉章疏則文字非陳贊之儀故臣常於禮歎  
松栢有心之姿詢於詩仰松栢 一作植栢茂之興則如 一作  
佳其不朽豈 臣著前聞戴徵纖微爰有叢竹節雖謝於領技

操亦迫於歲寒故臣輒繪長松佐之脩竹辨其位則松可  
君於竹掄其材則卑可奉於尊然松竹木中特最爲有壽  
衆材槎卉而翠蓋方成暮霰飄零而繁枝益茂輒所賦形  
像外移色毫端敢借堅貞之姿願增天地之壽况輕雲端  
氣必呈證聖之祥玄鶴仙禽每舉冲天之翼臣所以緣義  
况壽出幽入微不散氛氲之容同成俯仰之勢微畫圖之  
旨誠慙創物求比輿之義庶近愛君不勝區區之極其松  
竹圖并頌敢冒陳獻無任戰灼之至 槎卉 疑作

爲信安王進寫聖容真圖表 呂温

臣某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  
軍之衆備六田之禮戎卒是訓威武戴揚屬草淺獸肥霜  
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陞下親御孤矢紆  
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羣之狡走險之挺而

飛黃騁轡縈拂如組綠沉縱鎬宛轉若伏一作必命中於前皆  
應弦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方非臣罄言所能模  
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  
外郊獲畢賦懿親兼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  
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  
周文差擬將此義於非熊臣忝籍宗枝幸陪鑾輅竊觀神  
武冠絕古今以為戴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聖今  
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存萬一謹  
錄上陳獻伏深戰汗請宣付史館

齊賓客相公進所賜馬表

德宗

權德輿

臣某言臣頃待罪中樞特蒙睿渥既切維鷄之刺又叨錫  
馬之榮憂在忝曠積成疾瘵聖慈全貸尚列師賓見矜集作  
福過之災猶積喜中之懼况茲天驥輟自御閑實有代勞

之功且期致遠之用特優賜與以寵宰司臣自改官即合  
進納而心力衰耗晦明纏綿筋骸自便惟在床衽視聽所  
知不過湯藥沉痾餘息有異常人平居故事皆所廢忘頃  
年愧懼已切於負乘今日稽留自疑於奪魄因緣尸素積  
累罪辜踈愚昧督殞越無地謹隨表奉進無任惶恐震懼  
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貞元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三日

脩進繼天誕聖樂表

德宗貞元十二年

王虔休

臣某言臣聞於師夫君子焉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治唐諱道備矣故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  
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伏惟皇帝陛下  
繼明御極理定成功則星辰之度以授人時酌昊穹之  
心以為政本五行隨其用捨九有荷其陶鈞鳥獸魚鼈無  
不咸若伏見玄宗時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歡

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按舜邁禹踰  
湯自周以已一作後不復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  
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  
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思所祖述每私歌竊  
抃忘寢與食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採微賾奧  
窮理盡情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  
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世凡二十五遍  
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氣也每遍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  
庸於朝也所冀與雲門咸池未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同薦  
於宮懸不雜恣蕩之聲先協中和之頌可使九域之人頌  
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  
不勝懇款其所造曲譜謹同封進

進嶺南館王市舶使院圖表

臣某言臣聞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  
富者生也聖恩以臣謹聲教固物情嚴爲防禁以尊其生  
由是梯山航海歲來中國鎮安殊俗皆稟春圖伏以承前  
雖有命使之名而無責成之實但拱手監臨大略而已素  
無簿書不恒其所自臣親承聖旨革刻前弊御府珍貢歸  
臣有司則郡國之外職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  
陽舊館前臨廣江大楹飛軒高明式叙崇其棟宇辨其名  
物陸海珍藏狗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見聖人一家之爲  
貴窮祥極瑞知天子萬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邏本國二  
舶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皇風寶舶荐臻倍於恒  
數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  
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間一無所闕車徒相  
望城府洞開於是人人自爲家給戶是而不知其然况地

戶之孱顏南溟之睚眦國異俗泰而安宅生也振志歸而樂業百寶叢貨罔黷於人心羣瑞効靈顧懷於天憲臣謬專任重啓處不違供國之誠庶有恒制海門之外隱若敵國海門之內宣知一作變風後述職於此者但資忠獲信守而勿失不刊之典貽厥將來聖恩以軍府交代之際委臣在鎮不獲捧圖陳薦拜舞天庭無任感戀慙惶之至

上禮食

爲絳州刺史孔禎等上獻食表

武后

李嶠

臣禎等言臣聞式宴爲歡易著需雲之象晞陽展敬詩有湛露之歌伏惟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功掩大千化高明一憑五乘而馭羣品東六度而弘萬機俯順人心仰膺佛記尊名大號與日月而齊光凱澤歡酺共雷雨而俱作舞詠溢於三界聲明殷乎四天臣等備守外藩幸欣入計瞻衢

路而躑躅望闕庭而悚踊歡情未展空思側弁之娛聖造不貲仍賜合醪之禮三元告始萬品惟新陽進而君道戴昌景延而聖壽彌固具寮稱賀率土同欣願申在藻之心輒効獻芹之志謹上禮食五十舉具如別狀和殊九沸美異八珍有慙殷罪之滋豈益堯厨之膳輕薦蔬菲追增悚悵臣禎等誠惶誠恐

爲納言姚壽等上禮食表

李嶠

臣某等言伏以壇場旣畢文物惟新寰區被雷雨之恩宴樂動雲天之曲玄髻黃綬式舞遍於康衢車馬衣冠追賞窮於勝境瞻鳳闈而列鼎抗龜浦而開筵風光滿佳麗之城烟霧上神仙之閣傾壘側榮盡百辟之歡娛伏檻憑軒延九霄之眺矚五日開十旬之賞千齡逢萬歲之期固以慶軼朝門一作抃深天造無殊喜躍之甚謹上禮食若干

舉不耻獻芹之陋方期在藻之歡旋顧單菲追增悚忤

爲定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伏惟陛下至德動天深仁被物光輝格乎上下神化行乎中外故能使明祇叶贊景貺駢臻承靈命於九玄錫禎圖於萬祀高秋在律重九御辰陳法駕而展皇儀升紫壇而奠蒼璧欽告類之典盡祇敬之容咸秩羣神允釐百福然後玉鑾回軫金鉞戒途發雷雨之恩杪展雲天之宴樂百寮簪笏承愷悌而沐沉潜四海氓黎欣復除而荷優貸瑤圖戴求罪命惟新抃舞同於十方歡娛邁於千古臣謬當維翰忝屬葭莩敢申慶躍之情願奉宴私之澤謹上禮食若干舉野人何識徒致誠於獻芹天將曲成儻一歡於在藻無任區區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爲魏王梁王賀賊帥李盡滅死及新殿成上禮

食表

前人

臣秉嗣等言伏見逆賊盡滅未誅先斃叛奚部落不守

自降或貫盈而亡或懾懼而伏行從除殄不勝慶快臣承

嗣等賀中臣聞違逆助順穹昊所以照臨振遠懷荒邦家所

以底定蠢茲豺豕曷彼犬羊稱亂白山度劉滄海豈徒石

弩楛矢式過於天朝故亦桑弧鐵衣憑陵於邊朔陛下乃

矐愚悖情深遵養聊用七旬之舞未加一作五戒之罰雖

大聖之德恒存於好生而冥祇之心有功於除害驅桃都

之厲鬼勅檀石之妖魅不資舉網之勤而長鯨已曝無假

合圍之費而封豕先屠有以知神道之難誣有以見天心

之不遠元凶既覆餘孽旋殲畏威者鼠竄而離心懷惠者

鴈行而革面毳幘連路氈裘成市與夫姬得瑞頴期越裳

於累年漢獲駢柯侯匈奴於後歲若斯而已也方傾巢而  
盡落佇匣及而藏鋒自非睿感潛通靈符叶贊豈能使天  
地假手幽顯同心及有秩之方歌屬斯干之肇獻上棟下  
宇儲百福而擁神休開陽闔陰積千祥而宜聖壽配南山  
而永固與此極而長尊仙聖所以安居黎元由其式抃臣  
等幸逢昌運叨延嘉獎喜遐陬之霧廓且覲歸牛欣大廈  
之天臨方同賀燕願奉需雲之慶思承湛露之歡無任區  
區之誠謹上禮食若干舉頰羞何有希陳上帝之筵芻豢  
非珍遂同野人之獻旋顧單菲追增悚忭謹隨表進奉以  
聞臣承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爲建安郡王獻食表

陳子昂

臣某言謬籍葭莩叨榮圭社統戎出塞違鳳宸而逾年班  
師入朝拜鸞闈而有日策勲飲至頰承湛露之恩獻壽奉

觴未伸行潦之薦所以白茅微藉願享於鈞臺黃汗菲誠  
思奉於瑤水謹輒獻食一百舉伏知金雞一作堆瑞鼎盈上帝  
之珍羞玉文行厨盡羣仙之品味以茲菲薄有陋蘋繁多  
慙在藻之歡竊希集作有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丹慙獲  
申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臣百拜求一作長承此極之  
恩無任誠懇之至

皇太子上食表

崔融

臣某言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侯詩  
人之作下嫁於諸侯易象之興中行於歸妹又臣銅樓再  
揚常荷蔭於中慈金屋相驚忽承恩於內輔周官典瑞傍  
稽聘文之儀晉朝加璽兼採納妃之制聖懷感慰皇澤霑  
濡願垂扶木之光俯遂甘芹之請謹上禮食若干舉如列  
尊師四學雖有謝於溫文一作暨三朝竊無違於視膳謹遣

某奉表以聞

爲韋將軍請上禮食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坤德承天所以曲成萬類陰靈配日所以薰  
燭四方故禱水佐虞塗山翼夏殷之興也有莘光其業姬  
之盛也太姁贊其功用能家道以正國風茲始伏惟陛下  
睿智神武文思聰明光復丕基惟新寶運包混元而建極  
體造化而開階流形日用而不知含氣風從而自樂皇后  
坤維發社軒宮正位黃雲不散白氣常流玉璽載耀椒塗  
以峻洛書疇能諭其懿河圖不足紀其靈外理克和內德  
惟茂臣濫逢明聖忝當姻戚榮寵被於門庭光耀生於道  
路西京六族在昔何優東國七家方今未重魚鼈咸若在  
品物而同歡鳥獸率舞顧微臣而倍躍臣聞飲食之禮聖  
賢所貴以奉君人以親宗一作族敢因斯義輒罄單誠特

望時降特恩聽臣上禮雖玉饗珍味固無假於獻芹而臣  
下微心寔有同於傾藿瞻言抃踴伏佇矜遂無任烟款踴  
躍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伏聽勅旨

此篇元誤編在六百七卷雜上請門今移入于此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三

登仕郎相柯 卿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表六十二

邊防一

出師表一首

請罷姚州七戎表一首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一首

諫鑾駕親征表二首

為清邊大總管建安王奏失利表一首

幽州論戎事表一首

并州論邊事表一首

出師表 後魏

高歡 普泰元年

臣某言故天柱大將軍榮授立聖明中興寶曆而屠戮衣冠升降自己其勳雖大厥咎亦深以過此功則功不補過求安之末國祀權移疑貳已彰遂加大戮君猶天也理絕讐怨而世隆等鳩集犬羊傾覆京邑大行幽執酷害賊首且自立六王擅相署置或權重上將或官兼宰相輔淫貪亂肆行兇惡賣官鬻獄專貨求財政令無恒朝改暮易雖

復南山之竹豈可盡言陛下以龍德先一作天翻飛紫極  
斯乃宗廟之威靈億兆之念望而世隆等沮區衆安忍自  
以爲功帶甲勒兵唐突官省募逆之漸昭然有徵臣本無  
勲庸濫叨非據位班台鉉爵等藩王質薄任隆憂深責重  
常恐顛沛負之無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微臣  
宿志况擁百萬之師罄四海之銳而坐觀成敗不恤國家  
之難哉方將惣馭大軍弔民伐罪其指魔形勢備在檄書  
若世隆退出藩維奉辭廷闕臣便按甲休兵一無所預  
事寧之後泥首歸愆矯命專征分甘鈇鉞若固執逆謀敢  
拒義師者當戮及妻孥罪延三族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照  
臣丹款大勲克舉拜手有期心馳象闕載懷罔極  
請罷姚州屯戍表武后  
張柬之神功初  
臣某言臣伏聞一作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

高新唐書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舊唐書不與中國交通前

漢唐蒙開夜郎滇旅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舊唐書年始

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新唐書其鹽布繒罽之稅

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

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

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舊唐書

搜書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

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則舊唐書

稅書不供珍奇之貢不令戰之用不實於軍新唐書行寶

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新唐書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

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

曰歷博南鉞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言舊唐書漢貪珎奇

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  
減耗國儲費用日廣新唐書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

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  
之利在百姓受新唐書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

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  
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舊唐書以置官

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  
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

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  
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叨劫略積

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拏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  
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唱舊唐書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

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敢在彼州專以掠

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  
史李孝讓幸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

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物等往  
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

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舊唐書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

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課稅自出新唐書姚

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  
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

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惣管五十七州巨猾遊  
容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新唐書俗防姦無耻無

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劫殺不能禁止  
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門府歲  
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

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雋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為喬補闕論突厥表

陳子昂

臣某言臣以穎蒙幸叨近侍陛下不以臣不肖特勅臣攝侍御史監護燕然西軍臣自違闕庭涉歷秋夏從軍集作徒居

邊徼無尺寸之功臣識闇劣孤負聖明然臣久在邊偶夙

夜勤灼莫不以蕃事為念比按察已北突厥離亂事集作

俾按察之北以突厥離亂事述恭驗委曲窮問往來竊有以得其真莫不

自為鯨鯢處相吞食流離殘餓莫知所歸臣誠愚不識事

機然竊以往古之變考驗於今乃知天土凶醜之時是陛

下收功之日然臣聞之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易遇而難見

者機也聖人所貴者去禍於未明今陛下體上聖之資開

太平之化匈奴為中國之患自上代所始矣今天降其

災以授陛下萬代之業在今時臣請以秦漢已來事迹

證明之伏願陛下少留天聽尋繹首察天下幸甚臣聞始

皇之時并吞六國雄制集作制有天下按劍叱咤八荒奔馳然

匈奴疆梁威不能伏集作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然

使蒙恬將四十萬眾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

七百餘里當時燕齊海岱羸糧給費徭役煩苦人以不堪

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為其患二代而亡莫不始於

事胡也至漢興高帝受命率羣雄乘利便以三十萬眾困

集作窮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

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文帝徒以遜詞致獻金帛但求其

善和而已不敢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

而畢事戎狄以倒懸天下也至景帝時邊受其患於是漢

武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玄默之化海內又安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材力雜  
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帝之辱遂使王恢韓  
安國將三英華作四十萬衆以馬邑誘單于師出徒費竟無毫  
髮之功一作於是大命六師專以伐一作胡爲務首尾二  
十餘年中國騷然大受其弊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  
及六畜筭及船車盜賊群興京師亂起竟不能制單于之  
命一日而服之漢室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  
厭兵革之弊迺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遊封丞相爲富人  
侯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罕復出師屬匈奴數窮天降  
其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  
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  
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爲五單于更相攻擊以至大亂殘  
害死者計萬億數畜牧集作耗戕十至八九以飢饉集作

相燔燒以充集作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秩  
訾且渠當戶以下將衆集作五萬稽首來降於是北方晏  
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臣竊以此觀  
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  
奴不滅中國未可安卧亦已明矣夫以漢祖之聖集作武  
帝之雄謀臣勇將勢威集作雷電窮矣黷武傾天下以事  
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後撫瘡痍之衆  
集作人不敢揚集作然有出師一作之意然而未有遺矢之費而  
臣僕於單于之長者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理亂有數故  
曰聖人脩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拾遺陛下肅恭神明  
德動天地今上帝降匈奴之災孽遺陛下之良時不以此  
時順天誅建大業使良時一過兇虜復興則萬代爲患後  
雖悔之亦不及矣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天意厚

矣陛下豈可違之哉臣此在同城接居延海西逼近漢南  
口其磧北突厥來入者莫不一一臣所慰集作察此者歸  
化首尾相仍携幼扶老已過數萬然而瘡痍羸瘵皆無人  
色飢餓道死頗亦相繼先九姓中遭大旱經今三年矣野  
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馬死耗十至七八今所來者皆  
是稍能勝致始得度磧磧路既長又無好水草羊馬因此  
重以死盡莫不掘野鼠食草根自相殘命以給餓食集作  
相食以臣其委細問其磧北事皆異口同辭又耆老云自  
活有九姓來未嘗集作見此飢饉集作之甚今者同羅僕固  
雖為逆首僕固都督早已伏誅為亂之原集作既自喪滅  
其餘外小醜徒侵暴自賊耳本無遠圖多有獵葛復自相  
讎人被塗炭逆順相半莫知所安迴鶻諸部落又與金州  
橫相屠戮羣生無主號訴教教臣所以願陛下建大策行

遠圖大定北戎不勞陛下指麾之間事業可致則千載一作  
之後邊鄙無虞一作中國之人得安扼而卧豈不在陛下  
斷哉且匈奴為中國之患非獨秦漢之間臣竊惟先帝時  
衛公李靖蓋中庸之一老臣徒藉先帝之威用廟勝之策  
當頡利可汗金盛之日因機逐便大破虜庭遂擊其疾王  
裂其郡縣六十年將於今矣使中國晏然一作無警一作  
候之書之唐史傳之無窮至今天下謂之為神况陛下統  
先帝之業履至尊之位醜虜狂悖大亂邊陲皇天遺陛下  
以鴻業之時陛下又得復先帝之迹德之大者其何以加  
若失此機事以過往使李靖豎子獨成千載之名臣愚竊  
為陛下不取也臣伏見去某月日勅令於同城權置安北  
都護府以招納亡叛掘匈奴之喉臣伏慶陛下見機於萬  
里之外得制匈奴之上策臣昔聞魏器言一作漢光武見

事於萬里之外制敵應變未嘗有遺今陛下超然神鑒昭

宣集作實所謂聖明之見觀於無形也臣此住一作同城周

觀集作其地利又博問諸知山川者莫不悉備其地東西

及南集作北皆是大磧磧並石鹵水草不生突厥嘗所大

入道莫過同城今居延海澤接張掖河中間堪營田處數

百千頃水草畜牧足供巨萬又甘州諸屯大牙相接見所

畜粟麥積數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水運集作同城甚

省功費又居延河海多有魚鹽此可謂疆兵用武之國也

陛下若調選天下精兵採拔名將任以同城都護臣愚料

之不用三萬陛下大業不出數年可生而取城臣此來一作

此看國家與兵但猶於常輒主將不選士卒不練徒知集作

驅市人以戰耳故臨陣對寇未嘗不先自潰散遂使夷狄

乘利輕於國威兵愈出而事愈屈蓋是國家自過計於敵

耳故非小醜能有異圖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不更為之圖

以激勵天下忠勇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冀收功於

異域建業於中興則臣之愚蒙必以為未可得也陛下即

以突厥為萬代之患則臣所言願少加察若以戎集作狄

荒服不臣則微臣小人非所敢諫臣今監領後軍某等取

某月即度磧去計至某日及劉敬同謹當親按行磧計至

北已來地形及突厥滅亡之勢察其集作虛實續以聞奏

伏願一作陛下省臣此章為國大計儻萬有一可中者請與

三事大夫熟圖議之此亦萬代一時也伏願少留聖意閑

暇念之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採臣芻蕘臣請執銳集作

先驅為士卒啓行橫行匈奴之庭歸報陛下臣死之日庶

無遺恨不勝踴躍之至

諫鑾駕親征表 玄宗

蘇頌 開元三年

臣某言伏承某日制以吐蕃侵軼邊隅陛下欲親惣元戎  
出征秦隴蠢彼羌髻敢爲叛換王赫斯怒整旅襲行實陛  
下雄略英威愛人治國之長策也臣聞北狄西戎自古而  
有雖夏殷之強軒農之盛未息其患也書稱蠻夷猾夏詩  
著獫狁孔熾未損東漸西被之化帝王馳驟之迹則有南  
仲出車吉甫維憲縱侵鎬及岐密邇畿甸未聞親征之義  
及乎漢代則烽火至于甘泉朝那喪其都尉亦止屯兵細  
柳天子但安于上京何者戎狄荒服忽慌之義也來則拒  
之去則勿逐以禽獸處唐書之以羈縻御之此諸校獵羽  
毛不入於服用體肉不登於郊廟則王者不射故知千鈞  
之弩不爲鼯鼠發機也况萬乘之重而與犬羊角勝哉誠  
勝之不武不足以勞也且陛下有高行者甚衆焚珠翠放  
鷹狗出官文納直言爲百姓請命故關中豐稔則知皇天

所睠通夫至誠今小寇難將不久陛下勤脩德音日慎一  
日自當消弭也且兵法有先聲後實陛下但發親征之令  
以旨遠而潛遣猛將謀略之士以濟其師則戎人日便崩  
挫也岐隴粗熟凋弊積年千乘萬騎往還儲峙恐外有寇  
虞內興徭役人不堪一也又戎虜之性倏來忽往敗不羞  
走勝不成師唐書若大軍臨邊尋已鳥散則屢出多方我  
受其誤二也况太上皇萬福鍾愛實深陛下將對寇場必  
勞憂慮非惟問安頗闕亦恐御膳有違則陛下烝烝之恩  
何以自得三也臣故曰擇將嚴邊旰食脩德爲良筭也臣  
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擇一昨欲幸蒲州及長春宮臣等  
以人勞未復不足輕擾輒進狂瞽遂簡天心下制賢諫臣  
一作之奏恤農人之業因而賜一作停遐邇並知陛下從諫聖  
之美今日日未久勞役倍前斷可知矣陛下若哀此疲人

頓茲戎輅則天下幸甚昔蒯城侯泣諫漢祖曰主上常自勞豈無人使漢祖以爲愛我良史書爲美談今朝庭將相之衆豈無與陛下盡力哉何勞聖躬之遽行也臣等不勝悽悽之誠謹奉表以聞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皇情愍彼邊氓忿茲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有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與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一作虞如按天部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是乎埋兵其郊獲辭而止非

謂撰

一作按

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

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二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

本也故自阪泉之後脩身養德與七聖游於具茨三月齊

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蕃邸龍躍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呼

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

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甫登崆峒雅歌從容爲後王法閭外

之事屬諸將軍何至馱玉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爲一人一作

日之敵也今吐蕃遺徧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耻

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爲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

未足以誇四夷適足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

闔士使給來往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

卯何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聃漢祖死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生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人但剝體取衣以窮寇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于岐隴脫幽并警擾太上皇帝豈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警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禦北胡野次之間遙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爲防萌杜漸之上略也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爲之募嚴爲之約其敗衄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首帥以一作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

者並厚爲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爲將帥或備軍行勅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捐司馬遷傳作全軀保妻子之臣親

戚貪佞之輩並人獸階勲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蒲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欲擲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冊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稅之奉嗚呼此所謂六蠹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推膺而移題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爲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歎息繼之慟哭爲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強而漢弱漢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鬪力也區區之時猶能如此況今四海之內皆爲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

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年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銜  
糜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夫三皇  
善用仁聖五帝善任知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  
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爲區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矣  
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  
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  
而懼我勢以張更練熊羆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  
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  
疑也今夫頓岐隴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  
阻飢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  
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  
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肝食是陛下以天下  
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今之上征有期不可頓止

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以爲長策臣愚所  
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  
況臣職忝袞闕逾念讜言苟益捐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  
於閣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徂於成規實  
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爲清邊大物管建安王奏失利表

張說萬歲通

臣故宜言今日某乙從破集作石山稱前軍王孝傑等以

日失利於峽石山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孤天威下慙士

卒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臣以驚怯謬職戎麾銜戴思榮

統率將士驅關隴之馬引淮海之餉旗幕亘於邊城弓甲

傾於內府不堪任使撓失節度群帥無決勝之功偏師有

挫衄之咎長犬羊之孔熾縱裒獍之未滅憤結靈祇怨毒

骨髓臣實其罪罪非他人忍耻苟全遠媿胡顏之責引慝

逆死內負猶關之心踧踏無顏進退匪集作靡處臣既不建  
師律有干常憲合即嚴糾以塞重責然以見兵馬在交要  
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置旌節稽後集作終刑書伏深兢戰  
特乞更召嚴猛代臣部卒集作統帥臣請歸罪司寇以正國刑  
囚伏邊陲惟待斧鉞

幽州論戎事表

玄宗

開元六年

前人

集無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得侍  
讀春闈夙承天眷洎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日外  
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然臣叶贊之意明  
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在大福過災生出守三  
州遠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  
既牧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器匱同異九姓遠聞  
撫納欲恃賊殺無侵優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

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親

一作新

立必逞兵所加必收九姓若

去兩蕃控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通脫有風  
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  
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  
垂意博詢舊將預爲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物  
衆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贖之謗遠辭天  
聽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勅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  
定寘匱虛則日月無可弊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  
在內時加矜察

并州論邊事表

玄宗

前人

開元七年

臣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言臣聞小忿不思延起大患小  
罪不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  
其狀本是夷狄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集作所望聖慈且

使其族類在朝者將勅書再三告讓因其所欲立酋長而  
便定之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馴則大發兵馬東召  
靺鞨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突于之首可拾而取  
未為晚也天恩若不思以中國勞事蠻夷則嚴兵備塞棄  
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集作決擁二萬餘兵集作衆據五丈  
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所慮也今遣史  
獻非時遠抄兵回甚難八字集作非時遠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捷賊氣轉  
壯臣愚不曉集作不不敢隱情伏願聖恩再加裁度臣說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四

登仕郎胡柯卿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五

表六十三

邊防二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一首

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一首

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一首

奏投降吐蕃表一首

為王尚書洺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登表一首

為王大夫奏元誼訪秋表一首

為趙侍郎論兵表一首  
代李侍郎論兵表一首

請赴行營表一首  
論西戎表一首

為崔僕射遣高正平論邊事表代宗于邵

臣某言去五月日已差知衙事遠送獻狀露誠上塵聖聽  
猶恐帳下之士未盡對敎邊隅之要不復專達今害馬已

去時政鼎新期於昇平天下屬望臣叨榮冒寵十有二年  
雖夙興夜寐將補不足智小任大其缺實多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惟賢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募戎立極俯  
鑒下人思無不周明必以察故得迷道自返橫波易流搜  
遺逸以在庭叶夢卜而作相頒命布德奉天順人海隅蒼  
生孰不遂性臣僻守三蜀踟躕一方想通籍而轉踈望賡  
歌而莫及頃者正月之役中路詔還雖迫外懷之虞頗貽  
膚受之愬嘗瞻空知其有苦剖心無足以自明未知此生朝  
拜何日臣奉道度支判官檢校虞部員外郎高正平佐臣  
理戎積有年歲文學政事不忝前脩應緣三軍遠支近費  
無臣無細一與臣同陛下初擇宰臣旁求利害勒赴庭闕  
以代臣行近日山西將軍頗執蕃邏詢其動靜確有所傳  
必擬橫分劔門圖陷全蜀其勢甚大必在防虞正平此行

臣意兼切伏乞聖鑒俯垂聽納則內獻心腹外執干戈王  
室有開萬死無恨心馳魏闕不爲身謀望斷玉關終期生  
入無任奉國忘家之至謹奉表陳懇以聞

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代宗獨孤及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  
可當人心動搖物情危殆集作駭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

而南至于海隅遂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

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聚

散卒糾合義士集作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轉

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賊徒集作徒黨鋒銳挫

衄自此王師始集作載張賊衆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衆寡

懸絕遂移師就嶮集作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軍已

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戰士集作

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雄樂用旬月之內致死士  
三千賊遣偽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銳率眾分道來攻藏  
用與士卒等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死決戰奮不顧身遂  
能矢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  
虜獲至數萬計向使微夫人之力扞此州之境則江介土  
宇盡爲戎疆海隅蒼生非復我有由是浙江之西集依南  
至閩嶺士庶免有波逆道路窮寇不能集依塘突藩籬集有屏  
風波晏然百姓樂業父不喪子兄不哭第藏用之功也今  
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  
所隸天聽高邈無人爲言遂使殊勲見委忠節未錄口不  
言賞賞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意今逆寇  
雖殄人心猶携芳山洞海島往往結駁睦州草竊爲蠹尤深  
惟憚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必羣盜交侵

則臣此州危亡是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錫之勲榮委  
以集作戎政俾惣統所領以鎮邊江表實江東萬姓顛顛  
之望艱難之際人多異言集作以宗子維城智勇如此必  
能使寇賊姦宄不敢窺伺間隙則江淮是以高枕而卧陛  
下無有集作東顧之憂臣屬忝葭莩任居牧守安危之分臣  
實預焉無任懇款之至

爲郭令公請停親征表

代宗

前人

臣某言經略副使太子右諭德傅濤至伏承鸞駕欲有親  
征恭聞聖旨載惶載懼臣以薄劣謬惣元戎受命於朝戎  
師以出雖志期靜難而力未摧免却甸多虞有貽聖慮遂  
使六軍雷動七萃天行臣實無能萬死餘責然臣面辭之  
日已具奏聞假令寇賊猖狂猶願陛下務於持重內安宗  
廟外固人心臣之素懷正在於此縱微臣智力淺短終

無所成陛下仍須別擇英才授之師旅豈有事非至切便欲  
親戎誠恐上國衣冠自生震恐遠方士庶更有驚疑以臣  
觀之竊謂非便今兇虜傷沮其勢式遏集作其天威赫赫  
所向皆靡是陛下責成之日愚臣死難之秋伏望付臣以  
專征委臣以集事回轡上國端拱中朝豈惟微臣受賜抑  
亦萬方幸甚謹奉表以聞

奏投降吐蕃表

于公異

臣某言臣聞夏禹與師西戎即序漢宣嗣位北狄稱蕃則  
知自古帝王未有不先文德而後甲兵撫諸華而柔荒服  
然後集作列在墳籍號為昇平伏觀今日某日吐蕃東道節  
度尚奔息下吐蕃浪斯多斯獵人并馬十五疋投降者此  
皆聖澤昭宣大和廣被夷狄一作戎衣左衽遠徼無虞臣某中  
謝伏惟皇帝陛下以至聖統業以大明乘時休戰伐於

改象布風教於宣室化無不洽俗無不賓獨西蕃累犯邊  
疆自為倔強多從戰敗少有生降今者之未實異於昔蓋  
以其違天已久負約頗深竊盜河湟震驚邊鄙神既惡稔  
特將可誅漸開離析之端是叶恢張之運臣獲受榮遇方  
物蕃維當臨斬戎王將置臺榭之下提封漢境願窮葱嶺  
之西萌兆在茲不敢不賀無任喜抃之極

為王尚書奏洛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澄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自元誼亂常已經寒暑王師討逆久未凱旋臣待  
罪轅門若臨泉谷渠魁未滅寢食不寧臣某中謝臣自春  
初已來便為持久之計控引滄水環繞賊城築室反耕示  
其安堵冀憑廟略克剪凶徒臣所設提防頗為堅厚秋來  
軍用又勝常年隴畝之間不知賊在臣與第五守進商量

且務撫綏蕞爾一城偷安剝刻今水勢滋漲營壘安閑惟  
務訓師未嘗徹警賊城之內是物皆竭彼計已窮頗有降  
人審知實事臣若四面谿一作水一向取城量力校功計  
日當尅筭其日數以待地乾須至冬中水凍然後可事集  
或慮亡命之賊伺隙奔馳兼恐猖狂之儔為之聲援若但  
以水力為壅澗不停旬月之間賊城必壞中則促其急變  
外賊伐其異謀不假搆衛王費戈甲竊思上策實謂萬全  
况秋風漸高寒氣已至城中士健懸望冬裝其元誼等無  
可支持惟行狂惑既已迫其凍餒仍更苦其勤勞據此事  
情即當變潰昨者將軍劉南華等溺死臣已具聞奏訖臣  
緣得城中疑疏皆願歸降前後尅期非止一度臣若不使  
人應接有似拒其輸誠若不激其義心即何以勸其効命  
所以事須約赴有此差池伏惟聖鑒俯賜詳覽其城所與

計會前後帛書謹錄白并原本同封進所謀翻城人四面  
知敵副將李登臣以補充衙前十將伏恐皇情憂軫要親  
問事宜臣謹令隨崔烈入奏云云

為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

德宗 王行先

臣某言洛州元誼等防秋將士以今日日盡發一作教上道

訖氛沴清廓蕃維底寧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玄德昇聞

鴻猷允洽致生靈於富壽均覆載於乾坤舞兩階之干而

苗氏有格收三面之網而庶類知歸頌者元誼等竊據城

池載經寒暑陷危疑之死城抵逗撓之刑章違孽逋誅視陰

假息臣統茲卒乘臨問郊垆不能執桴鼓於行間盡敵而

反擁旌旗於閩外胡顏自安每貽宵旰之憂實負春秋

之責伏以陛下好生宥過軫悼發哀許其悛心納其請命

俾遵向關之路使足勤王之師袂星見日而自銷喜氣

乘春而乃發凡在率土孰不歡心况臣所部實增抃躍臣  
限以職拘戎旅不獲誦賀闕庭無任悚戀屏營之至

為趙侍郎論兵表代宗

此表當在  
德宗之前

臣某言臣聞慰理之代不無逆節軒轅用師於中冀唐堯  
出征於丹浦啓戰有扈文王伐崇以至聖除至兇至順除  
至逆或小戰而勝或因壘而降誠審於用兵得其道也伏  
見承嗣旅拒條已再歲靈曜跋扈今又踰時天兵四合竟  
未殲殄得非千慮一失未盡制敵之方乎臣常終夜不寢  
詳惟其故不敢膚引遠古安危之體請以天寶至德已來  
成敗言之夫以祿山陰深姦矯真巨猾也兇詎逆謀之計亦  
無元海石勒之流當其發幽燕陷洛陽涉嶺幽傾秦雍當  
國家理平之運忘戰日深初命將出師若封常清高仙芝  
哥舒翰程千里遇寇必敗奔北相望此則未究敵情小之

而不設備以至於先是也先聖寤既往之失苦心焦思發號  
靈武觀兵鳳翔良將勁卒風馳景附勇者為之用智者効  
其謀命陛下為元帥以儲貳之重威四遠俾子儀為副以  
節制之任鎮九軍卒能恢復咸洛削平寓縣此先聖之雄  
略陛下之有感也其後相城役陛下不行衆無適從竟  
以奔潰洎思明繼逆毒甚祿山狡筭猖狂抑又有次光弼  
守河陽以挫其一勢朝恩鎮陝服以制其侵凌竟未能覆  
其巢穴屬陛下紹興皇極又命元子為帥俾懷恩為副以  
討之復能梟夷巨逆底定東夏始自先聖與二兇相持無  
帥則無功有帥則有克士庶之所深知今河北河南更唱  
迭和然其用兵暴急與曩者二兇縣殊非惟才之不逮抑  
亦事之有異祿山思明之卒死而無退今承嗣靈曜之衆  
豈有是耶祿山思明之馬既多而且逸今承嗣靈曜之騎

豈可方耶祿山思明橫行而無懼今承嗣靈曜深居而入  
保臣竊料其非不款也蓋違天道失人心歸之退而自固  
其滅亡之兆了然可知幸北有寶臣朱滔與承嗣合勢西  
其忠臣李僬與馬燧連衡惟正已小有逗遛未肯勦力此  
正當陛下命師專征之日豈可持疑而不斷哉儻陛下採  
臣愚計時有臨遣忠淳者必叶心競進携貳者必遷善來  
同未踰旬時當有成績如或務於含垢偷以過時不立元  
帥寄之諸將乘吐蕃寇盜回紇毆侵人心動搖賊勢滋蔓  
事宜一失無可柰何則吐蕃回紇四支之病承嗣靈曜腹  
心之病四支不理未足為憂腹心或病此則為患若內外  
受敵膏肓已成雖逢和扁計疑作針藥無及又聞二賊奏請言  
詞不恒河北則數云請降河南則云今已翻賊豈遷延晷  
刻以候一作至西穉有虞伏惟與公卿大夫審圖利害在於神

速不可遲回昔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軍因上疏蜀主云  
羣疑蒲腹衆難塞胷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而併  
有江東蜀主深感其言終以覺寤臣忝六官之貳待罪朝  
行內慙塵忝無補毫髮近者抵冒輒上封章已歷兩旬未  
蒙召見伏以君臣之際家國共同君安臣榮國老家敗此  
臣所以竟夕不寢伏敢再陳其愚伏願省臣前章覽臣此  
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惶懼之至

代李侍郎論兵表

集作代論伐劔南更發兵表

憲宗

呂溫

元和元年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  
赴劔南東川者陛下睿筭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天  
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  
國經永清時禔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集作病道途之險易將帥之

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  
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効微誠集作忠臣竊以為古今用  
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  
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  
討逆授以集作之廟筭假之天威馘醜挫兇需有餘力若更  
多徵征鎮廣命師旅集作廣合師徒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  
崇文素非大將收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集作治本兵  
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鳥合  
居常則猶可制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  
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宜以  
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潞  
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屢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  
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

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已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  
各懷安陛下覆燾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  
誅自春徂夏集作冬非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  
濟師屢聞動衆山嶮集作劍深阻暑濕為沴北人南役誰不  
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繫  
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集作盟好未定窺伺在心間謹  
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  
西南多亂集作取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隙乘虛必有  
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  
淫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貌武之師  
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授固當  
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委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磽壑  
居人食且不充蜀路嶮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

帝下萬金數州麥粟集作貴糴集作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

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心幸

可以以成功何必多而為集作患或非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

上道者其數頗多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

聖恩且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

遇輒率狂瞽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罪釁無任兢惶懇

迫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請赴行營表為淮南杜相公 劉禹錫

臣佑言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効

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不足

鷹鷂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忝軍幕被墜執銳雖

未經於戎行受制集作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

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韃橐之什今則遭遇殊獎委

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况聞徐州士眾本無叛心倉

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

其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煦茲蠢類以忠義

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

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論西戎表為淮南相公 前人

臣佑言臣一辭關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

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所以歌頌聖德禋補

箴規塵露至微不任懇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

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忠醇之至聞于中外遺風可襲有激

愚衷臣是以輒竭聞見粗陳梗槩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

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

躋文武弛張普博上集作法陰陽氣均生成人霑亭育凡

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寬宥肆赦實賴皇  
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准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  
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矻貸集作貸其豺狼矻  
其免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革集作制故  
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思小忿  
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力邊陲至如滅昆明之城平大宛  
之種豈足發輝皇猷增榮簡冊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  
陛下鏡歷代無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  
城晏閉百蠻嚮化四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  
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關防暫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  
鎮初懼寇戎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却兇孽不  
勞干戈臣靜思遠圖爲國久計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  
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  
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  
金玉之贈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  
弁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爲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  
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衡原州營田  
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筭悉在於此計熟事定  
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  
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疎籌畫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  
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某奉表云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五

鄧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表六十四

邊防三

屯田倉收附

論西川討賊表一首

論討西戎表一首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一首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王僕射諫代淮西表一首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一首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一首

請置屯田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修義倉表一首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一首

論西川討賊表

憲宗

元稹元和初

臣某言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  
陛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又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  
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

有和照震耀之異焉始其生也薰集作之於以非幽伏被

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

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觚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

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

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

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之

作亂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以

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濟之於仁壽哉

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

化者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與

苗人崇人之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

在生成孰不柔茂而最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蝨賊於其心

假螻蟻以為駭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

下猶聳之以名爵尊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致假之

以旌鉞而益驕我賊我忠貞填汚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

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舍垢之仁順皇天震曜

殺戮之罪集作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

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

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

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

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以聞

論討西戎表

前人

臣某言臣月日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

貞元已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

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隍之地日削田業

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無集作他

不得備戎集作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

之使卒猶心之使臂精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

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

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方人則曰使之集無此

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兇苟謹閑繕完不失其守者

則朝廷議賜集作賞集作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及冒殊死而

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帥之刑無所加也而

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

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

之兵集作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

理也土宜殖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

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

限之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由集作其

卒伍樹之帥長固其塋塹以備不虞大戎適至則有連阡

接畛之兵戎騎纒歸則復擾鋤獲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

聚食者盡歸爲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

之兵矣不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

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

署其君長征其牛羊攻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

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即

叙哉此禦集作備集作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

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弈碁者將劫其碁必固其羸是以

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警南蠻無貢賦集作純

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

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步秋則大戎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

下其圖之愚臣無任懇欵憂惶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

表以聞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

韋嗣立

臣某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社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聞伏惟

少紓僅踰數月朝廷未議所代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必希傲倖啗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搖足以觀釁臣自聞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扇其軍又以誅戮天其或者勦絕姦類大振皇綱陛下得上順天心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臣竊爲陛下惜之何則夫以少誠姑兵偷安三十餘載威惠自己人和素懷衆之所懷必厚其此字無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具聞不與者半所以人心持爾至有動搖以斯觀之或未盡附

少陽又以新殺其子必有疑衆之心今若及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可爲其帥者使馳而入之移少陽於他鎮以待之彼得一作被所安必效順承而無固衆之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隱情若先命中貴他日奉明詔將告易位以誠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當今節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鐔寬厚慎重練識軍情必能悅慰羣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鐔於淮西而俾一無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此字無遷授之權而內足以除姦蠹之本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鐔推誠以莅衆是淮西絕繼代之業朝廷存弘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狐鼠之勢示去逆効順之利自然風靡以承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者以爲

少陽兵戎賤臣曾居叛黨若將易處於關輔之地寵任以  
兵戎之權何異夫朝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  
根深者難拔源長者難絕彼盤結衆根其人久矣我能絕  
之使安植施於他以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  
之道而欲頓歸於大政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于天  
下者豈不恃衆違命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  
均矣不可獨赦則必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賊  
耗竭之日是使蒼生興流亡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以  
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  
而保其成筭哉伏以國家艱難已來河北戎臣竊據州郡  
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特即謀使生人  
之心率以沿習爲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冠百王事當  
其機宜以時革臣不勝誠懇悃款之至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

張述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宣聖旨以淮西事  
體令臣

謬竊藩隅每慙叨忝職惟承命思深隕越

一作思  
不越人

陛下特迂宸聰議及凡品累從聽之德慙啓聖之

才感恩徘徊難酬寵遇敢不罄陳愚瞽竊備芻蕘伏以

少陽男元濟不取聖裁擅理戎務國有常典罪必當誅惑

淮西一使曾經反側衆情所裁覬自偷安元濟此時求免

無路陛下式遏爲心死寇二無固合深除剪滅猥蒙詢訪

無有寇能不死勢必萬全天討淹留衆心前却則干戈難

殲殺戮滋深陛下愛人之心異殷湯釋網之意伏願與輔

弼信臣朝廷碩德平章利害以取厥中使兆庶安生四方

蒙福實天下幸甚豈惟臣一方臣所部兵馬排比有序但

思報國恭候指揮伏惟賜鑒微詞俯察愚懇輕陳眷烈慙

懼伏深 云云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

王計

臣某言中使至奉詔兼宣口勅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不起所疾奄謝明時聖情追念藩臣良深軫悼少陽男元齊不待朝旨自領軍戎陛下尚念舊勳特頒詔命冀其追悔未即加兵以臣謬列方隅俯賜宣示絲綸遠降天使存臨祇奉眷謀仰荷玄澤亮臣微賤素無識知猥蒙恩私詔以去就其於利害臣所難言以臣旋觀誠在天斷伏以陛下內有輔弼外有勳賢資廟筭可以叶宸衷審政議可以正天下如臣庸瑣備位藩屏為將非衛霍之籌在朝無絳灌之列徒以虛承重寄苟竊明時每荷寵光載懷兢惕豈敢輕塵聖聽以冒天威矧隍靡寧進退惟谷臣竊有愚懇思欲上達况承天問敢不奏陳伏惟陛下光有萬方子育

兆庶安危所繫在陛下實下忠於陛下者則獻弭兵之謀諂於陛下者則獻用兵之計臣性本專直心願竭忠苟狗羣情是惑宸聽臣若勸陛下鞫兵匿甲則淮西受賜又慮多士橫議微臣以臣私情有何何黨二途之內伏俟聖裁臣於藩閫之中名位最下雖陳鄙見豈副天心其有不載表章附李誠義聞秦伏希玄造俯賜明鑒限守戎律不獲陳露闕庭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

陸行儉

臣某言臣聞忠以事君則正其詞所以誠臣也諂以事君則偽其辭所以諛臣也臣以多幸生逢昭代受方隅之重寄籍一作竊日月之餘輝荷寵益深殺身難報而心尚謇直志無回邪苟利國家臣敢無隱一昨中使李誠義銜命遠降軍中蒙以淮西事宜俯賜宣示跪捧宸諭枉受德音仰

荷自天之恩下訪列藩之將恭承聖問思露下情芻蕘之言慮有塵黷誠義迴日已附表奏聞雖詞達於上而誠款動天豺狼轅門懼獲罪戾伏以堯舜在上伊臯立朝陛下謀及宰臣詢于卿士並以弼諧帝道臣贊皇猷在臣何知豈宜獻計然臣擁旌歲久受國恩深玄造未酬赤誠空壑得申犬馬之志敢逃湯鑊之誅仰天誓心白日所鑒伏以陛下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覆載所均無遠不至溥天之下孰匪王土率土之濱孰匪王臣求言雨露之澤豈隔遐邇邇之人今少陽去土胤子在疚賞未追於後嗣兵已纏於四郊然則一方之人豈非陛下聲教所加蓋示懷柔俾霑息信竊料中外日獻章疏來陳所見以感上心夫爲姦邪者則願師旅荐興秉忠誠者則願干戈再戢羣情不一豈叶大中伏望皇明燭幽宸鑒及遠誠宜辨邪正於衆口斷可

否於萬機擇善而行從諫則聖如臣愚直謬竊寵私不敢以息兵沮一作阻議今所上表貴以直書非敢私於淮西誠願安於宇宙不然者恐煩聖上之慮有費天府之財不惟塗炭一方誠亦憂危四海盡忠於國者猶自銷難不忠於國者因此生禍國之理亂實所攸繫伏冀陛下矜以好生之德降以推恩之典使死者懷媿於幽壤生者盡節於聖朝凡在臣子孰不幸甚陳露愚懇輕冒天威周章失容進退無據臣限以戎閫不獲陳露闕庭無任憂惶殞越之至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

錢瑯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略無遺得必勝之帥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

猶示渥恩遷延未行苞藏難測聖慮潛察眷斷勇爲受命  
宰臣使奉戎筭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  
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兼量於足食足兵二者皆  
所未備况去秋寇孽犯順鑾輅出居宗廟震驚士庶流落  
尚賴皇威所被大敷尋平宮闕復清生靈全活今纔周歲  
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瘡痍之疾一作患臣等所以  
累因敷奏具寫便宜且乞明聖一作聖明更詳事理緩謀周慮  
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眷志  
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歷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  
天顏密承聖旨又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  
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更共平章祇稟宸嚴敢不傾竭  
蓋陛下將恐姦兇遽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動驚塵備  
審眷懷切在於此又以爲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

以速誅剪言於常理固合所宜然臣披扶腹心陳其數事  
一則伏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  
幸奉天以爲長策一旦懷光繼叛剝刻難安遽遠宗祧遂  
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  
盡忠之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量度實恐稍難  
二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  
間道直趨闕下一作闕大縱戎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  
其利謀危救亂欲仗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  
安止若使鑾鈴頓動禁掖頌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况  
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  
之氣金一作全在西方昨者冒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  
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豈爲臣子

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  
傲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  
兼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靜無爲今則伐  
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謫見之後衝王氣以征行  
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  
英朗疏通且思守位陛下語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  
之言裁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聖慮自深輒貢直言  
難逃罪戾臣某等無任惶越懇激之至

請置屯田表 玄宗

張說

臣某言臣聞古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  
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  
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葦葦爲杭稻衆鹵爲  
膏腴用力非多爲利甚博諺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來歲

甫通春事方與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趣地利上可以豐國  
下可以稟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  
儲未贍邊軍未息靜人業農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  
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一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集注  
正以職在仗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囿遊非朝廷  
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支度及溝  
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  
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論廢楚州營田表

淮南 憲宗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  
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  
致用義在隨時云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  
糜費鮮逢順成心獲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

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  
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投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  
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墾用立程度臣已  
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  
請修義倉表  
齊暎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訓天地之仁懷涓埃之勤  
者冀裨海岳之所<sup>大</sup>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為況臣受寵過  
深感恩逾切不竭慮以自効是盜祿以苟安臣某中謝  
臣伏見一時憊雨一穀不登黎庶以不知鄉士以月俸  
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  
春接夏時雨暫憊陛下心憂於穆清之中躬禱於靈池之  
上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霽呈瑞於御前膏雨布澤於天  
下遂使百穀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代成康讓之

俗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顧此齊人俱受其賜此何異  
開口待哺澤身仰衣豈知宸衷<sup>一作心</sup>不可常勞靈雨亦難  
恒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祖宗之法復修義倉  
以救歉歲則黎人絕水旱之困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  
勞乃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雍熙豈臣率心實開方冊又  
臣伏以賦稅之道理化之源必資考古酌今以通其變俾  
為經制豈利恩循各具狀別隨表臣某中謝伏以聖心屬  
念惟在黎元微臣蠢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  
竭誠請理猶未明輕冒宸嚴不勝預越

論萊州置監收及和市牛羊奴婢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  
奴婢擬於登萊州置監收此必有人謂頃歲以來軍裝所  
資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下

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為盛明天子  
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藉空虛之地  
罄勤苦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  
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欲  
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況和市  
送所<sub>在</sub>搔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君之與人上下同  
體無所間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農傷豈徒百姓  
而已又今牧重取其牛在將者下俚尤要一無此十一字一則利  
其孳產二則不廢營農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  
於柳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重傷此則有損無利  
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  
事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

私陪則破家業

一作產

雖官得一牛一

羊而百姓已失兩牛

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二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  
水氣加以風迴秋則早寒春則晚煦深山大澤咸生蛟虵  
一作蛟虵若置羣牧必多死損此則有損無利三也高原之田  
百姓耕植下濕之地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失  
丁田至于牛羊復相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  
被侵蓋失國家租賦此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荆益等州  
親疑是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姦豪持來一入於官求無  
雪理况南北既遠風土非宜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  
損無利五也且方今東泊滄海西泊流沙亭鄣多虞甲胃  
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繼由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略舉  
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首光啓玄猷將命臣分道  
巡撫而靜鎮難畢又安矧乃征伐外繁徵求內廣欲使

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剪鳥之翼而望其騰蹇一作騰翮魚之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所恃者人人所坐者食食所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哉臣又度羊之爲須非君國切要假命畜牧能遂繁滋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爲用乎又 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爲資乎牛之爲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慙知其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迴聖慮即日停絕天下蒼生豈勝幸甚昧死上表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表六十五

刑法一

刑法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一首

論薛子雲等表一首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一首

諫大救後遷配王克實建德黨與表一首

論廢宮官屬表一首 請更不窮逐竇知絕表一首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一首

論刑獄表二首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

太宗

朱子奢

臣伏見櫟陽縣尉魏禮臣爲斷河池一作池陽縣令崔文康事失情奉勅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勅更爲勘當今大理奏禮臣枉御史不阿勅令依其所辯賜以極法伏尋禮臣斷事乖僻正合辭免不知甘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勅重

問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  
寓子愛蒼生一物失所載懷夕惕矜愚泣罪帝王盛事乃  
至如此禮臣橫訴止當上表不實律有明科今便賜以極  
刑恐傷於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續縱欲思愷言  
改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臣母氏  
年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旦逢此情何可言伏惟  
陛下日昃忘勞申理冤屈所以四方士庶咸湊闕庭今若  
遂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禮臣上表被誅不知愚迷獲死  
後有欲自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  
聞伏聽勅旨

論薛子雲等表

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宣勅別將薛子雲竇善衛二人釋禁引見  
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測量然臣

之區區竊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聞殺生威權帝  
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  
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遠  
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因冒  
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遽相枝蔓一作希冀恩  
澤挾僞干真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  
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豈如子雲等  
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  
禮無以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  
獄義無縱濫不得向容二人雖則讓辜主司須定實罪不  
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為盛美亦非守  
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  
人並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

採伏願詳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諫僕君集等下獄表見六百九十七卷 岑文本

諫大赦後遷配王充實建德黨與表太宗孫伏迦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舊唐書 諸舊典故

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

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

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

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今月十日唐書無一字發雲雨之制光被黔

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去常赦不免者皆赦除之此非

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

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

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

城之內誰無罪者唐書作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若論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距一作

狗吠堯狗吠二字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

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

等豈忘陛下皆去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

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

祇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

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

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須自唐書作守之使天下

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北人若為信畏哉故書

去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罪賞之行

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王充建德下偽官

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論廢宦官屬表 太宗 許敬宗

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一有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一有省過

聖人之道莫尚乎一作茲竊見廢宮官寮五品以上除名

并斥類歷温寒一作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

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

萌宮臣一作官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寬焚

山燬玉稍同遷怒伏惟陛下至德欽明哀矜庶類聖情冥

感昭格上玄是天監孔明重申靈命神襟喜念恩加率

土爰詔寬鞠覃被普天惟此數人未沾洪造伏尋先典例

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淖昌邑中尉則王

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樂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

質於張敖主以凶一作悉陷一作誅夷臣以覽良皆荷一作荷彼

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亦一作遵斯義揚勇

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

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

機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

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以忤意因一作見猜嫌一

槩雷同並懼天憲恐於王道傷在一作臣早預藩寮深蒙

錄舊趨馳左右二十餘年伏見絲言每求輿誦所懷狂狷

輕敢以聞

請更不窮遂竇智純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竇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

來之所諳委然智純戚屬使任文為王死結髮從戎實惟

故舊書言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一作自須進退以

禮方今刑網寬大不以疑罪與民矜基所注箭射舍中事

已非實智純自藏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得失

陛下已出智純為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畢今

之餘事只是窮逐語言但智純戚屬貴呈親姻既蒞職居  
官布在朝野相逢談說言議是常兼復其婦積病在床命  
懸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窮此事  
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樹誣弘基家人刑名指歸殊非  
重大况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久窮逐便成苛細生於  
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短情存  
故舊不失善聲即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不敢不  
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

高宗

薛元超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被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  
効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微款  
伏見近日奏揚州人高敦禮詐宣勅乘驛馬採藥其日奉  
進止不得至秋即波敷禮犯狀實當萬死但以罪非惡逆

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人者德配二儀則天而為政今既  
句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春之月無焚山林言煩陽而  
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煩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  
姦偽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掩義隱賊出自帝  
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內之廣何得全無姦偽天  
皇踐極己未恒以寬仁被物故中外禔福區宇乂安以太  
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以謂一作上遵玄老之  
風伏請稽諸彝典暫迴聖慮臣識不及遠輒申愚見懼不  
瓦合伏增戰悚

論刑獄表

文粹  
武后  
辯作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長壽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  
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瘼耕急  
文類戰人繁國富遂一作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

薄可行一作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一作不  
戢將自焚也既而二字一作况鋒鏑既已一作銷石城又毀一作諒  
可易之以寬大一作素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  
之禮以導之秦則不經一作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  
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衆  
陽成阜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劾一奇惟  
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  
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  
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  
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  
帝王之貴此句無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擁二子而不收  
教一作恐非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

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踰  
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  
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跡然則祝祠文粹向畢芻狗須投  
溥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  
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  
不峻一作切刑名不能文類摧姦禁一作見暴故神一作器  
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順一作直無  
罪不除人心保能文粹無效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  
深用此神謀盡一作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  
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  
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拚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  
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罪食即向  
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

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蘊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文粹萋斐之牙角頌姦險之鋒鏃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一作室羅織之使天下黎人一作坦然大悅豈不樂哉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 武后

徐堅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知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勅停迄至于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爲己能哉長文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今著三覆恐致虛枉也此見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泐然

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繫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望者願疎而退之因固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虐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登朝稽康被刑而嵇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效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拾條士之子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

常例各使坦懷姚疇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矜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伏惟皇帝陛下二儀合德百姓爲心一物不安紉隍輿想竊見關西戶口召募赴都聖旨含矜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數萬餘家受使之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戶柳此陪郭然高戶之位田業已成安土重遷人之怕性使者強送偶俛進途一人怨嗟或傷和氣數千餘戶深且察之臣望令檢勘先按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還貫若神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戶在洛者甚衆令檢括兼簡樂住之人微有資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宅鋪之地令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戶黎庶得安於本業此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矜均養之仁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觀之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慙無任悃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表六十六

刑法二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一首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一首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二首

為蘇宏暉謝罪表二首 謝免罪表一首

為人謝放父罪表一首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一首

請代父死表一首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 武后 李嶠

臣某等言伏見逆人王慈徵等並擢自凡庸累承恩獎遂  
得叨榮秩職此禁戎任切爪牙寄同心膺而忠勤之志莫  
効於鷹鷂悖逆之愆反同於梟獍向使邪謀不洩陰計遂  
成將恐變起宮闈禍生肘腋此實靈祇之所切齒臣子之

所寒心若但寘以恒科委之常憲何以明大慙之愆咎杜  
元凶之覬覦望請汙其宮室輾之都市用遵雷電之象允  
叶春秋之義則衣冠塞望夷夏甘心無任憤切之誠謹冒  
死陳請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百寮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爲累表

武

前人

臣某已下文武官九品已上二千七百五十人等言臣等  
伏見今月九日恩制緣逆人親屬有能公勤清白者自當  
隨材擢用不以爲瑕宜各垣懷佇收來効臣等仰承恩造  
伏誦德音感戴屏營抃舞相屬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聞父殛子與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季  
末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溥朴浸往惻隱不  
逮於昆蟲一作蛟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郊天厭淫虐誕  
興明聖掃百王之餘弊并張網羅而更理去貪殘而遂生育

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處劉寰瀛凱擇刻薄之風盡敦厚  
之化流猶且締想納隍凝情溝壑在予之旨固以一作已刑

於萬方極物之心豈直解其三百日者亂臣干紀巨猾滔

天將傾激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浞之爲變弔

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恕一作怒用春秋之義斷

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

法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

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豈區從

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纒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

則是我有大造於羣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踰隆並運

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

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

而含其垢責其効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

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惟新無所足此含弘方斯條蕩  
陛下祚始豐鎬嗣周家之忠信卜于遷洛承夏鼎之休明  
三后在天日歆於盛德四夷爲守永慕於高義方當鬼神  
降福豈止黎庶歸心臣等沐道昌期叨榮顯列觀太平之  
德禮聽中和之詩頌雨露之施徒仰於財成天地之仁豈  
議於酬答無任欣載踴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  
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爲將軍程處弼謝集作放流表武后陳子昂

糞土臣某臣以殃豐姪構凶逆臣合宗族誅戮以顯言國  
刑不謂天慈哀矜宥從寬典全臣骸骨生竄遐荒窮塊再  
造以崩以躍臣某中謝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窮痛之  
至則呼所親何者君父恩深臣子懇切况臣蒙陛下恩遇  
如子於母今爲子不孝爲臣不忠長辭闕庭求歿荒裔悲

窮痛恨荼毒誰依即使朽骨埋塊長滅泉壤懇誠莫展幽  
翳明恩實恐隱匿於君不盡臣節明神誅殛瞑目貽殃輒  
敢隳裂肝心罄竭誠懇殘喘冒死期少謝恩伏惟聖母神  
皇陛下哀矜集作垂察臣某中謝臣聞伏馬賤畜尚知主  
恩草木無心猶感德化雖鴛鴦不足比人負榮懷恩能  
無感激臣山東孤賤一作子朝無親故性識愚鈍材無可堪  
非能矯迹立方一作身飾行執物假借名譽爲時吹噓遂得  
宿衛階墀忝職即將勤勞莫紀尸素已多任經十有三年  
竟無一階升錄臣之駑劣於此可見而貪榮冒寵尚不知  
歸陛下應天受圖恢纂大業又不以臣駑鈍特見褒昇擢  
任中郎委以心膂在職未幾即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又加  
正授未盈三歲貴顯朝端寵渥隆崇莫與臣比臣每刻肌  
骨曉夜思惟臣以何功謬私天造超羣越輩顯赫明朝應

由臣天性專愚志一守直守一作真志行不負物心不愧神盡

忠事君竭力養母所以聖慈幽鑒曲照懇誠寵任無疑委

同親近不然愚臣何取集作叨此殊私集作臣凶險罪深

毋不終養受初邁疾以至終亡天慈再三降醫賜藥酒脯

珍膳繼踵臣門優問慤慤若同親戚臣之母子何德於天

子貴母榮恩禮重疊臣誠不孝至頑聖翼蒙此恩榮豈無

感戴臣愚性為善不願人知非敢自矜用為僥倖皇天眷

土實見赤心臣往任即將之日陛下特以臣貧賜錢集作

及絲臣以天恩非分矜憫賜臣懷載之心祈懇冥報遂用

於天宮寺寫經造像半為聖主半為老親臣以君親之恩

所冀並報報是常理不令人知自爾造成實集作無知者

臣今自獲罪不合上言實以事君之心所宜罄盡善惡有

隱恐負赤誠况集作臣長沒黃泉無見聖日區區之意安

可不陳臣每以陛下恩深微臣命淺常願湮宗滅族獲報萬

分何圖誠効未申凶孽先集逆天反道背德孤恩汙辱門

宗虧缺臣節此臣所以推心泣血仰天號咷長負陛下之

恩終無上報之日煩冤屠一作毒心肝以糜此者待罪幽

囚已合殞身碎首為奉陛下賜書示喻照察臣心所以捧

戴偷生假息殘喘今既蒙寬刑集作兄弟獲全投竄遐荒

甘禦魑魅臣之慶賴復何可言所恨亡母棄背即遭此禍

几逞塗炭孤冤煢存者流離亡者哀痛辛酸幽顯為代

所悲應由臣不孝不忠延此禍酷何以面目下集作見先

臣何以心顏拜辭天闕生死無措求訣於今即以某月日

部勒妻子奔波就道即應死滅結草幽泉伏願聖母神皇

陛下至尊寶神為萬姓加膳天下禔福以祐蒼生壽如集作

南山永無極不勝戀慕感咽之至

爲程處弼謝放流表 武右

前人

臣某言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集作宗滅族以顯國

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爲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遂蒙

天恩以臣所生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踊躍

章惶再崩再頂前篇作固臣某中謝臣山東孤子朝無親

故知集作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

任即將十有三年遂無涓塵一階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

恩私冒寵叨榮超絕特輩越從即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

即加正授背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降前篇作莫與臣

前篇此臣之孤賤貴前篇顯知慙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

魅孤負陛下思求爲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微酬豈

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

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集作德戴恩萬死無報

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此篇五百九十卷重出已削去

爲副大惣管營田集作大將軍蘇宏暉謝罪表

武右

前人

臣聞獫狁不襲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嚴刑

未有逆命驕天而通豐鼓之罰亡師沮衆遂寬載社之誅

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羣生萬國所以

宅心百蠻由其屈膝而契丹兇狡敢竊邊陲毒虐生靈暴

殄天物皇矣順伐杖仁義以襲行窮寇姦回憑險阻而猶

闡臣等仁虧聖略知集作昧詭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犬

羊之旅誠合結纆軍壘抵罪國章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綏

三苗之伐禹湯罪已不與萬方之辜遂得齒劍餘魂更恭

授鉞之任死綏之魄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義以來甦三

軍感恩而扑躍集作 瘡痍再起俘馘是圖將士同心誓雪孟  
明之耻傷魂共憤思抗杜回之讎臣等殉義忘生報恩惟  
死不勝集作 感激慶戴之至

同前武右

前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已前敕書赦臣萬死纔削見任官秩  
還復本將軍名始慶再生即榮寵命宛轉踴躍感戴慙惶  
臣某中謝 臣聞鑿門受拜集作 律 本合忘生對敵臨戎狗節  
惟死此乃國家恒典軍政嚴科臣妄以薄庸集作 才謬叨重  
任不能深圖遠算馘醜摧凶以宣廟略之威永息邊人之  
患屬以前軍挫衄士卒奔亡臣後繼驅馳戰鬪交合川谷  
地險客主勢殊步馬相懸左右受敵決死爭命集作 死力  
盡途窮遂以貔貅之師衄於犬羊之衆誠合集作 刎首謝  
罪集作 殺身報國集作 陛下弘湯禹之仁務寬大典愚臣

同孟明之侶遂免嚴誅白骨再榮丹慙未泯誓將枕戈嘗  
膽殄逆裊凶躬為士卒之先以雪殤魂之憤肝腦塗地少  
答鴻私不勝荷戴再生榮幸之至

謝免罪表

武右

前人

臣某言今日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勅旨以臣所犯特從  
放免伏對恩命魂魄飛揚臣某中謝 臣巴蜀微賤名教未  
聞陛下降非常之恩加不次之命拔臣草野謬齒衣冠臣  
私門祖宗幽顯榮慶豈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肅恭名節  
上荅聖恩不圖誤識凶人坐緣逆黨論臣累罪寔集作 有  
餘辜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陛下矜慈育之典寬在宥之刑  
務臣草萊憫臣愚昧特恕萬死賜以再生臣身首獲全已  
是非分官服具在霍何敢安臣若貪冒寵私覲顏恩造復  
塵舊職以玷清猷螻蟻微心實慙面目狀見南集作 有未

賓之虜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誅未息邊戍臣請束身塞

上奮命賊庭効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綏勳

集作荒夷愚臣罪戾將補萬一若臣獲死鋒鏑為厲犬戎

集作古人結草實臣懇願不勝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臣某言臣父某守官不謹獲罪自躬犯非清庶法宜不赦

實由臣為子不孝使臣集作父陷刑憲天恩不盡集作嚴科

放全首領臣得父子相見已是非圖豈謂天澤無涯更垂

休命臣父子兄弟免罪從榮載殞戴慶實躍惶載臣某中謝

臣父子凡品守道幽微天恩矜憐集作見垂採錄叨承恩

幸厠列陪臣自得待奉已來於今十有八載雖藝業無紀

勞勩不聞小心恭勤實免慙過明昊天實昭實察不敢有

二不敢有私夙夜兢兢集作楊若厲所以父母兄弟

皆荷恩私叨職謬官並在集作供奉摩頂至趾豈足上酬

愚臣兢兢實慙夙夜集作不意臣父昏集作老恃寵忘公

貪潤微財取犯朝憲應由集作臣不忠不孝使集作父無

良庶耻不脩幾諫有闕遂使陷於刑法玷國憲章集作有

臣之萬死無補此責刻肌刻骨泣血泣天恨負聖恩以媿

朝列臣宜代父蒙罪自殞闕庭不合偷安尚求苟免誠以

天波昭洗得更自新所以忍垢偷生克躬自勵冀將集作期効

萬一補過酬恩仄軀糜骨以甘心願伏惟神皇陛下恩同

父母矜照懇誠信臣集作赤心實有罄竭云云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中宗張廷珪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

二者苟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况陛下始

復初業一作初業甫登寶位率土顛然欽佇聖化凡欲興一作舉

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極逆蒼生苦之良有歲月憑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抃在於親故並合從坐然量宜制法理或未死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即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衆心此皆素無人望理籍如此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是乃天地之養人祇之望非陛下而誰誠宜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寬以理之豈更誅夷以虧至德況易之兄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太平欲盡殺之則罪不加衆欲少殺之則法難盡一在都城者下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可不察不安之理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之令其自新仁風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

請代父死表

左案

張不耀

開元初

臣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文成克使不了特寘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銜鬻鵠歎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思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耀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官獨立苗棘難植根淺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蠱舞法弄權虐甚固與酷殊來後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顏厚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編咎晦臣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庶冤冤重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表六十七

刑法三

執奏裴景仙獄表二首

論夷州刺史楊濬決杖表一首

論刑法不便表一首

請替李邕死表一首

為夫謝罪表一首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一首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一首

為吳王請罪表一首

論潘炎表一首

論御史臺誣謗表一首

河南府論被謗表一首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

時為大理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  
逃走奉勅令集眾殺却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罪不至  
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  
陷非罪凡其舊唐書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嫡

據賊未當死生雖唐書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  
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  
勲不棄平典斯允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之十五疋便抵死  
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止當流生今若乞取得罪便  
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如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  
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  
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昧  
忠節定為元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  
諸子各陷唐書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  
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

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重天聽況應勅決杖及有犯配流

近發德音並唐書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

天下顯顯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

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則國典有常率土幸甚幸

甚制景仙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

論夷州刺史楊濬決杖表

開元二十四年

裴耀卿

六百九十七卷重出

臣某言臣伏見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勅決六十配流

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唐書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市

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已

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耻且格為

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

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

杖者五刑之末品施於扶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

捷今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於死  
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  
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頌挫唐書作屈人或哀矜唐書作憐  
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  
又雜犯死法唐書作罪本無杖刑奏報三服然後行決今非時  
不覆决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杖唐書無因扶  
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  
非聖心唐書作明寬宥之意臣前後頓在州縣或緣雜犯决人  
每大暑盛夏之時决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  
史縣令於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並乞停  
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臣無任  
論刑法不便表  
李彭年

臣聞明王理人也設法立制不私喜怒與天下共之忠臣

之事主也竭誠盡節不顧榮辱欲天下利之故得上下同  
心法令明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蓋刑惜太平之道也  
今陛下作人父母勤憂庶政從諫不拂居安慮危臣所以  
敢進逆耳之言忘忤旨之罪伏願陛下少垂照察幸甚臣  
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  
之德洽于人心竊見紫微主書趙誨為取蕃人末河利刀  
子起文書特勅處盡趙誨受贓罪不在法又異監臨貪以  
敗官事雖挂網議而定罪國有常條若必責之以極典假有  
罪重傲此者陛下復何以加之於法乎臣又聞政之所  
與事資賞罰必信人心乃安輕重或虧手足無措陛下  
下若以借趙誨之命勵貪吏之心以臣之愚又將未益區夫  
法存畫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濬無  
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

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爲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爲致死之條旣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僞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百旣必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事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夫古之人臣干救危犯者非一人也然遇主

榮達者萬無一也

一作馬

其遭咎羅

一作羅

禍者不可勝數以

此觀之豈臣之利也誠爲主也伏惟陛下深察之臣識謝中庸才非上達猥以承乏叨居諫官旣無涓埃之効實多尸素之責謹獻愚直輕觸威嚴儻益萬分甘之九死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見詔書內外官取受一疋以上科本罪外放歸田里五疋以上仍於犯處便附貫者臣聞國之大禮必存其故易其宜循其數不易其俗故禮曰刑者例也成而不可變此則百代常行之道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又三等用刑之意也然設三槐九棘之吏入鈞金束矢之條蓋又慎之至也故詳刑則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怨恨不生則災害不作災害不作則太平之理也以堯舜之聖猶以惟刑恤哉以成康之賢

故稱明德慎罰爲政之道可不慎歟自周室浸微穆王荒  
老作五刑之屬立三千之條度時而用所謂刑亂者也春  
秋之時王道寔壞征伐交起教化不行子產鑄書見疵於  
叔向荀寅設法獲毀於仲尼偷薄之政自是滋矣秦至始  
皇專任刑罰赭衣塞路姦邪並生囹圄成市天下愁苦劉  
項一呼土崩瓦解降自魏晉至于陳隋歷代興亡莫不因  
此故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  
措手足誠哉是言也當今天下有道庶政惟和四方無虞  
萬邦從政正可勝殘去殺道德齊禮大革前非淳風一變  
今乃下明勅峻刑書深非元元之望也夫刑罰者御人以  
威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而數變則人之心不安嚴而必  
行則獄訟滋起先王所言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懼人之  
有爭心也伏惟陛下取鑒前典率由舊章國用常刑俯收

嚴典則政經有序德洽人心萬姓咸曰大哉王心茲用不  
犯於有司矣且臣聞寬者仁也政者正也上正其道下必  
從之陛下居無爲之時行不嚴之化則如風靡草日用而  
不知豈待威之以深刑而欲革之以貪姓苟從免而無耻  
亦何益於政哉臣又聞之至刑無所用至政無所理故揚  
泉物理論曰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御人  
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今法雖大設犯者逾多臣  
愚以爲特政之急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蓋急刑  
非止姦之意伏願陛下深思之臣識見近淺才非匪濟謬  
參列侍忝齒諍臣敢不竭誠以速官謗儻裨政化雖死猶生

請替李邕死表 玄宗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舊唐書作用能  
舉唐書材棄行烈士抗節勇後篇不避死見危致後篇唐

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

惜唐書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後篇唐書陳

平棄後篇唐書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後篇唐書

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後篇唐書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

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

免往者張易之弄唐書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特

後篇作持勢言出禍應唐書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

謀中損後篇然則二字後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二字後也

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賊

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唐書者極孤恤窮救乏調患唐書

積而能唐書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詘之聞諸道路執法

者將極加之極以刑意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

臣生無聞益於國不如唐書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

唐書夫作無取後篇徒獸視禽息後篇唐書雖生何為

况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

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

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

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

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死亦後篇唐書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

贖邕鴈門縫掖後篇唐書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

臣之死今邕率德改行全後篇唐書林父之功使臣得明後篇

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

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

天后土實鑒唐書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唐書臣夫得

劇孟以為二字後冠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

衆伏惟陛下敷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  
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  
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篇唐書  
作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  
不爲死者所知而并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或陛下  
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一此表六百七十四卷重出題作赦李邕書內或節略  
一今已削去

爲夫謝罪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因罟獲罪以聞誠  
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遠  
魏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  
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

譽疾惡如讎往往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  
思之罪生此爲累不容于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  
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疑  
繼間者傷懷屬家國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遠  
近境普遵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  
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直  
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  
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  
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  
勸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接寡邪黨相趨  
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唐書  
作吏是聽遣邕手書事生  
吏口貸百姓蠶糧唐書  
作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今作賊私吏以爲  
能寄此加罪當時使朝堂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

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唐書骨炎荒長任欽  
州示以無用願邕克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  
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戎邕夙心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爲足  
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光天垂照  
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匪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肅宗 邵訖

臣某言臣聞邵宛之死罪由無極申疾之戮譖起濤塗惡  
直醜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書安  
思順并弟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卿元直等竭心聖代宣  
力先朝或任重疆場或寄深環列刈單于之壘殿天子之  
邦播美竹帛圖形文素旣稱名將實爲勲臣哥舒翰與之  
不叶因謀陷害云共祿山通應兄弟盡誅二字一作冤痛  
之心歿而猶在安祿山牧羊小醜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

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闈比至成立假  
之姓氏及祿山擁旄薊北思順授鉞朔方雖則兄弟而情  
非黨與祿山未反之日思順屢已陳聞朝廷百僚無不委  
悉豈意姦人罔上成此盜憎生爲盡節之臣死爲銜冤之  
鬼趙母以先請免坐思順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歛恨何  
極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  
軫納隍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咸蒙齒列豈令思順  
兄弟獨隔恩私忠義之臣所爲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  
昧死上聞但雪此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逝者抱屈尚蒙  
見申則存者謀安故無冤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  
服畜疑之將當委質而來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出明欽  
德無任懇願之至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肅宗 賈至 至德中

臣某言臣伏見宰臣奉宣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令杜徽其罪狀合寘殊死緣新收陝郡防遏要人特宜免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陝郡展効者臣等既忝職司主在行下伏以聖人誅暴亂定王業必先知明新唐書法令崇禮義於是百姓戮力賢惠悅隨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勘定秦項而帝天下今陛下將欲清雲雨之屯掃攬槍之寇不自約其法恐異漢祖向時之事將何以成功業哉謹按王去榮是富平縣百姓朔方徧裨無事殺之權有犯上之逆且擁唐書提數千之衆不能整齊行列外攻強寇翻乃無狀挾怨唐書殺縣尹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以生漸臣聞去榮善放拋石能守城邑曩者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之李光弼太原程千里上黨許

兼唐書

叔冀靈昌魯吳南陽賈賁雍立張巡睢陽無去榮拋

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也其糧不足者自技矣何獨陝郡非去榮不可哉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若曰上答去榮而誅將來之犯者則是法令不一而招罪人也今惜一去榮之才而殺十倍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蓋多乎夫去榮亂逆之人也焉鳥一作有逆於此順於彼亂富平而治陝郊悖於縣尹而不悖於君子況今之律令太宗之律令也陛下不可惜小才而廢祖宗之法也伏惟明主棄瑣瑣之能金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師旒因茲整齊矣天下幸甚臣等不勝云云

為吳王請罪表

代宗 于邵

臣祗言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貶勅絕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

宗親昧於名教罪因允悖之子敢望全生之分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一自停務因此杜門瞻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俾疑依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肆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金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無任感恩負德之至謹詣朝堂并領男前梓州刺史某等束身請罪輕贖宸嚴兢惶無地

論潘炎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伏見今日一日制命以劉晏殊死之責連及前禮部侍郎潘炎貶授澧州員外司馬鑒孔明善惡懸別比及諸子媚猶佐上藩凡所見聞莫不欣荷知德刑無頗而行於代也但臣比見潘炎為性貞純致身無過介然特立自

為一時之選名不為晏稱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頃自晏居外使而安禮致書疏知而寒溫通意都不為之開緘凡此之類蓋非一二所以海內修崇名節者莫不歎伏以為古人之中罕有傳對自晏伏誅衆望爽免况二年風疾手足拘挛氣息奄奄藥餌未復奉詔奔波即日登路蓋輿卧載生死難圖臣愚識炎日久知炎至行伏恐斃一吉士為代所悲冒責上聞庶幾下達儻蒙聖人迴聽恤以守道不回賜其殘生許歸田里免隨道殮斃叶羣心將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浮之俗炎之幸也臣愚不識忌諱干犯湯鑊塵黷宸嚴陷身無地不勝知賢請命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列以聞

論御史臺誣謗表

德宗

齊映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為不合不賀宰相

御史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  
 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罰聖慈  
 照監特恩釋放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臣中謝臣伏以昨  
 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一作明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典社  
 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關諂  
 瀆禮近嫌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臣愚  
 見亦同但緣李文性褊而剛不敢對衆陳白所以入詔宰  
 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智小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下察  
 臣等守直免臣罰俸懲勸斯在預越何酬臣某中謝臣素庸  
 虛叨蒙獎擢身則誠為賤品官是陛下九卿臺司理在特綱  
 臣則職當執禮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為經古所非書罰已  
 擅臺威放罰特關一作聖造誠合各守職分上答恩私弘  
 陛下大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憤未洩求過轉

深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一有日字自緣公事頻詣延英李  
 文疑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瑕疊責臣不賀宰相劓上引  
 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破其時已公行  
 組織欲杜臣之口近間又有譖說擬陷臣之身不敢縷有  
 塵煩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職惟聖明在上  
 微臣必不及免但恐誣構日深慈母亦當動聽臣今不敢  
 避李文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憂惕成病若更  
 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  
 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讟未嘗辯明久必自  
 孚庶無所愧况釋謗於已則必過於人棄讓違譙何醜之  
 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

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  
之詞以驚聽爲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賊盜公行山谷之  
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  
照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謝臣伏以鄰近  
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旣已積  
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  
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獎任不勝憂惶自  
蒙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懽忻逐食者漸  
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茲嫌怒實此根由蓋緣臣  
自到任已來事有不幸曾正冤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  
所明幽魂知感賊是疲人之害踈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  
何有今則彘章雖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  
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

以去臣爲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  
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罪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  
南市署承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榜  
內之詞却慮搖動愚下其榜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  
山林變爲狂寇攘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  
尚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榜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利  
惑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貴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  
取商議旣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  
榜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旣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  
戰越不知所裁今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  
爲耳目身在都城固諳纖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并待州  
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表六十八

諫畋獵遊宴

上諫獵表二首

諫馬射表一首

諫格猛獸表一首

諫畋獵表一首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一首

諫作乞寒胡戲表一首

諫安福門酺樂表一首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一首

諫停市大馬表一首

諫不許突厥入仗馳射表一首

諫不夜飲表一首

諫內宴至夜表一首

上諫獵表 高祖

褚亮

臣亮言臣聞堯鼓紉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揅一作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勛勞帝業肝食思理一作廢寢憂民一作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

禮軫一作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百禽止三驅

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引金陣

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置呆之樂發彫弓而迫狡兔飛

勁失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

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一作連弩一

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纒撓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在

一作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竄一作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赴一作起

林駭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一作官騎之清塵小臣怯

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

隔直言臣叨逢明代一作時遊官蕃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

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一作昔舊唐書本傳

同前見六百九十四卷

諫馬射表太宗貞觀元年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

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

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

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

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樂舊唐書近臣此乃無急唐書乘危竊

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

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

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

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格猛獸表

魏徵貞觀十四年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

以為誠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表益攬轡曰聖主不乘危

不激律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

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鳥獲捷言慶  
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  
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  
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  
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英華作今按  
亡秦之鍾  
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如宗廟社稷何憑河  
暴武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  
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身也不爲國也臣  
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貞觀  
政要  
投作荒野政要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  
娛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僚黎庶則天下幸甚

諫畋獵表

玄宗開元五年

吳兢

臣兢言伏見明制來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

至長春宮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關河士女  
莫不欣躍舞抃翹望帝車延頸企踵所思者德伏願陛下  
舉無失禮動則有章詩云敬慎威儀惟人之則愚臣以山  
陵始畢甫及逾年陛下縵服雖除心喪未已四海之內八  
音尚遏豈可遽將犬馬爲娛鷹隼是務必或如此則恐傷  
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欲令萬方何所取則况禮經云三  
年之喪自天子之達陛下既俯順當時之請唯行易月之  
制奈何更盤于遊畋以徇從禽之樂豈所謂明王之孝理  
天下乎而望德教加於百姓必不可得也昔魯侯觀漁于  
棠春秋尚列其戒陛下若既葬而獵後代豈不爲刺且馳  
騫山澤之間經過林薄之下冰谷之危未遠銜策之變不  
恒伏願陛下重慎防微須爲社稷自愛老子曰我無爲而  
人自化我無欲而人自朴詩云爾之教矣人胥効矣由是

觀之居上者必慎所好惡臣職居待問兼掌史筆竊以君  
舉必書位法在無隱既聞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猷區區之  
誠唯在於一作此輒敢冒死上陳伏願留神省察恕此狂斐  
之罪云云

諫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表

見六百九十  
三卷疏門李綱

諫作乞寒胡戲表春宗

韓朝宗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中  
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  
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彝典今之乞寒濫觸胡俗臣參  
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以道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國  
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蹇蹶況匈奴在邠寔繁有徒

刺殺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避逆驚擾則憂在不  
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  
庶政今所施爲豈徒然矣豈不以玄象變見疫厲相仍厭  
兵甲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戎脩政而桑穀自萎  
景公善言而熒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  
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諫安福門酺樂表

春宗先天二年

嚴浚字挺之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  
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  
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  
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爲歡無  
相奪倫不致糜費一作且臣卜其書史冊攸傳一作君舉

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節  
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  
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  
備非常古一作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  
弛禁巨詠一作多徒僮有躍馬奔車厲聲一作流駭叫一塵聽  
覽有軫一作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  
樂一物失所紉惶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陟一作臨青  
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衣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  
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  
聞豈不惇然祇畏臣以爲三不可也一作四不可也且元正首  
祚大禮頌先一作類百姓顯顯德一作咸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  
思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  
坊曲競爲課稅呼嗟道路質易家產損萬人之力勞百

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  
以爲四一作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况自去夏  
霖淫經冬一作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  
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  
患者多矣陛下豈可効之哉伏望晝盡一作則娛一作書暮令休  
息一作要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下裁擇

此篇六百九十八  
卷重出今已削去

一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玄宗開元四年

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性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  
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  
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一作舊唐書餉一作飯之以魚肉間之  
以稻粱道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用以  
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鵝鵲鴻鵠曷足貴也陛下昔

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文充  
於後庭職貢珎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  
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勅忠葵藿微心常  
願墮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罪戾

諫停市犬馬表

玄宗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儻等大齋繒錦將於石國和市  
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非畜珎禽奇獸不育于國  
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借護於細行保於大  
猷莫無間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  
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頌於走丸法堯易於迴掌誠可却  
走馬訓旅整聖心通於北人德言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  
退舍一解則亢陽出雲豈宜勞遠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  
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布上非沼唐國之要下匪

即戎之功將恐新麥既獲舊穀已空飢饉荐臻遑荒速寇  
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無以解其倒懸續于請命邇不  
自給遠不能輸戶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陛下  
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稷後  
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竭誠  
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諫不許突厥入仗馳射表

玄宗

呂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武雖服文粹豈齊仁獸是由  
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天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  
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懼威震又  
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  
乃能收其項文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玉帛之會  
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

英姿之四目送神藝之百發思旨文粹俱極誠無得喻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子天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  
略大過猶獨未敢取也雖聖曾豁達遇文粹物無猜而愚  
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  
何羅竊至斲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立兇墟幽土單于  
爲醢穹廬爲滂何塞過青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有分限  
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西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  
幸甚文粹自縱即以下節去却

諫不夜飲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爲限謂之無度  
書之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爲太子成婚訖  
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  
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右酒敗其德昔

陳亮謂齊景公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  
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司不辭嚴誅輕敢  
間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諫內宴至夜表 一作論災異表

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林谷亦以  
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  
臣伏見去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  
亦未小虧集作月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墮下之  
象當助天作明順期一作盈缺若一作過盛逾時盈縮乘度  
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誠耶也一作伏願陛下深察熟思  
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  
安王在在鑄一作王在鑄一作凱一作樂飲酒此誠大樂一作之美  
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

之餘一作終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此篇六百二十四卷重出今已削去注異同爲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